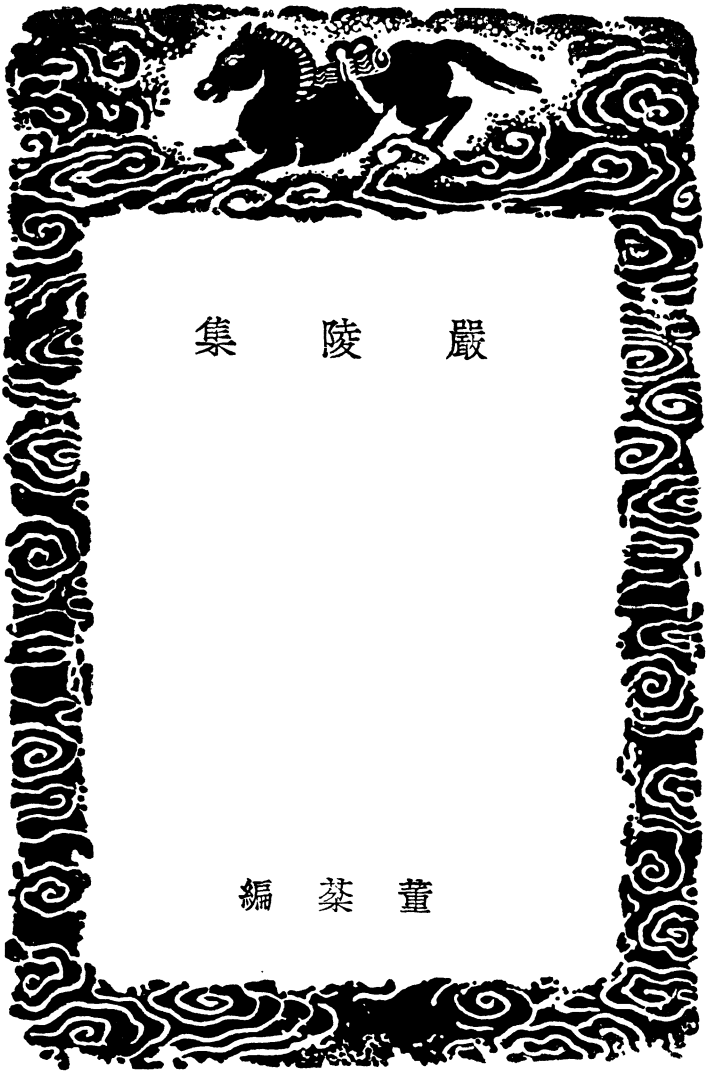
嚴陵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嚴陵集

董棻編

本館據漸西村舍
叢刊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嚴陵集序

詩三百篇。大抵多本其土風而有作。聖人刪取各繫其國。如二南皆正風也。周召既分陝而治。則繫詩有不得而同。三國當變風之始。邶鄘既幷於衞。邶居衞北。而詩有北門。以與出門而北歸於邶也。鄘居衞東。而詩有載馳。以與東徙渡河而廬於漕也。衞在河之北。而詩有河廣。以與杭葦而南適於宋也。是三者。皆衞詩。而以土風之異。隨其國繫之。其它蓋可類見。使夫後世觀詩者。因土風而知國俗。則秦勇幽恕。鄭淫魏褊。皆自乎此而得之矣。近代有裒類一州古今文章敍次以傳者。其亦得聖人之遺意與。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吳粵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爲新安郡。隷隋而更郡名。新定大業改爲睦州。唐初。卽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隷。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爲是邦重。故以名州。州境山水清絕。著稱自古歷攷前代朱太守。以文學備應對之臣於西京。後世則有皇甫持正、方雄飛、李德新、施肩吾、徐凝、成以詞章名世。文爲世傳。而記詠其鄉里爲多。今代如江民表、全名直節。見推於時。文采蓋其餘事。至於騷人名士過焉而賦者。在晉則謝康樂。梁則沈隱侯。唐則李太白、孟浩然、白樂天、羅隱。國朝則梅聖俞、蘇子美、龐莊敏公、王文公。其牧守之有文。在梁則任彥昇。唐則杜紫微。國朝則范文正公、趙清獻公。以至呂子進、蔡天啓。又如張伯玉、錢穆父。皆嘗官於此者。率多賦詠。邦人傳誦。迄今不絕。而獨未有裒類而爲集者。雖有桐江集。止載桐廬一邑之文。而又繁冗不倫。人不甚傳。茲者棨與僚屬。脩是州圖經。搜訪境內

斷殘碑版。及脫遺簡編。稽攷訂正。既成書矣。因得逸文甚多。復得郡人喻君彥先。悉家所藏書。討閱相示。又屬州學教授沈君儒。與諸生廣求備錄。時以見遺。乃爲整比而詳擇。凡自隋以上在新安郡者。自唐以後迄國朝宦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其未嘗至而賦詠實及此土。如唐韓文公。近世司馬溫公。蘇東坡黃魯直。蓋不得而不錄也。其有名非甚顯。嘗過而賦焉。一篇一詠。膾炙人口者。蓋亦不得而遺也。嗚呼。其亦庶幾詩人本其土風之作。而聖人各繫其國之遺意乎。乃若釣臺雙峙。高風絕企。古今歌詩銘記居多。編之此集。有不容略。故總以州名而爲之標目云。紹興九年夏四月壬申。知軍州事廣川董棻序。

嚴陵集

提要

謹案嚴陵集九卷。宋董棻紹。棻東牟人。逌之子也。自著曰廣川。蓋欲附仲舒喬耳。紹興間。知嚴州。因輯嚴州詩文。自謝靈運沈約以下。迄於南宋之初。前五卷皆詩。第六卷詩後附賦二篇。七卷至九卷。則皆碑銘題記等雜文。棻自序謂嘗與僚屬條是州圖經。蒐求碑版。稽考載籍。所得逸文甚多。又得郡人喻彥先家所藏書。與教授沈愫廣求備錄而成是集。中如司馬光獨樂園釣魚菴詩。本作於洛中。以首句用嚴子陵事。因牽而入於此集。未免假借附會。沿地志之陋習。然所錄詩文。唐以前人雖尚多習見。至於宋人著作。自有專集者數人外。他如曹輔呂希純陳瓘朱彥江公望江公著蔡肇張伯玉錢勰李昉扈蒙劉昌言丁謂范師道張保雋章岷阮逸關詠李師中龐籍孫沔王存馮京刁約元絳張景修岑象求邵元馬存陳軒吳可幾葉棐恭劉涇賈青王達張綬余闕刁衍倪天隱周邦彥羅汝楫詹元宗陳公亮錢聞詩諸人。今有不知其名者。有知名而不見其集者。藉棻是編。尚存梗概。是亦談藝者所取資矣。惟棻序作於紹興九年。而第九卷中有錢聞詩。淩西湖記作於淳熙十六年。上距紹興九年。凡五十一年。又有陳公亮重修嚴先生祠堂記。及書瑞粟圖二篇。作於淳熙乙巳。重修貢院記一篇。作於淳熙丙午。亦上距棻作序之時。凡四十七八年。則後人又有所附益已。非棻之本書。要宋人所續也。

嚴陵集卷一

宋 董 棻 編

詩

七里瀨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蛸。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紛吠噍。古岸猿鳴相和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目視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　沈約

眷言舫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窺喬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

嚴陵瀨

羣峯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既漣漪。激石復奔壯。神物徒有造。終然莫能仗。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郵維舟久之郭生方至

朝發富春渚。蓄意忽相思。泳汾行春反。冠蓋溢川坻。望久方來萃。悲懽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巒嶂易成礙。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

清溪二首　此詠宛溪非天目流徑桐廬之清溪也編此誤爭供奉足迹亦未至吾郡也錢椎識　李白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遊子。

清溪勝桐廬。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傾側。綵鳥昔未名。白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歎息。

經七里瀨　孟浩然

予奉垂堂誡。千金非所輕。爲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五岳追尚子。三湘弔屈平。湖經洞庭闊。江入新安清。復聞嚴陵瀨。乃在此川路。湍嶂數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氤氳。別流亂奔注。釣磯平可坐。苔磴滑難步。援飲石下潭。鳥還日邊樹。觀奇恨來晚。倚櫂惜將莫。揮手弄潺湲。從茲洗塵慮。

至七里灘作　李嘉祐

遷客投于越。臨江淚滿衣。獨隨流水遠。轉覺故人稀。萬木迎秋序。千峯駐晚暉。行舟猶未已。惆悵莫潮歸。

入睦州分水路憶劉長卿

北闕忻明主。南方隨白雲。沿洄灘草色。應接海鷗羣。建德潮已盡。新安江又分。回看嚴子瀨。朗詠謝安文。雨過莫山碧。猿吟秋日曛。吳洲不可到。刷鬢爲思君。

送張十八歸桐廬　劉長卿

歸人乘野艇。帶月過江郵。正落寒潮水。相隨夜到門。

卻歸睦州至七里灘下作

南歸猶謫官。獨上子陵灘。江樹臨洲晚。沙禽對水寒。山開斜照在。石淺亂流難。惆悵梅花發。年年此路看。

對酒寄嚴維

陋巷喜陽和。衰顏對酒歌。懶從華髮亂。閒任白雲多。郡簡容垂釣。家貧學弄梭。門前七里瀨。早晚子陵過。

睦州送口尊師醮畢還越

吹簫江上晚。惆悵別茅君。蹋火能飛雪。登呑一作。刀入吐一作。白雲。晨香永日在。夜磬滿山聞。揮手桐溪路。無情水亦分。

按覆後貶官赴睦州奉贈苗侍郎制使

地遠心難達。時危謗易成。羊腸留覆轍。虎口脫餘生。直氏偷金枉。于家決獄明。一言知己重。片義殺生輕。日月一作。下人誰憶。天涯客獨行。年光銷蹇步。秋氣入衰情。建業禪一作。知何在。長江問去程。孤舟百口淚。萬里一猿聲。落日看鄉路。空山向郡城。豈令冤積氣。千古在長平。

新安江送陸澧歸江陰

新安路人來去。蚤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

詶皇甫侍御見寄時苻相國姑臧公初臨郡

離別江南北。汀洲葉再黃。路遙雲共水。砧遍月如霜。歲儉依仁政。年來憶故鄉。佇君宣室召。漢法倚張綱。

詶張巂雪夜發桐廬訪別途中苦寒之作

扁舟乘興客不憚苦寒行晚莫相依分江湖欲別情水聲冰下咽砂路雪中平舊劍鋒鋩盡應嫌脫贈輕

余浦橋月下重遊

秋風颯颯鳴條風月相和寂寥黃葉一離一別青山莫莫朝朝空江漸出亭岸老樹猶依斷橋明日行人已遠空餘淚滴回潮

七里灘重送嚴維

秋風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手折衰楊悲老別故人零落已無多

赴新安贈別渠侍御

新安君莫問此路水雲深江海無行跡孤舟何處尋青山空向淚白日豈知心縱有餘生在終傷老病侵

訓李穆見寄

孤舟相訪至天涯萬轉雲山路更賒欲埽柴門迎遠客青苔黃葉滿貧家

新安江奉送穆諭德歸朝賦得行字

九重宣室召萬里建溪行事直皇天在歸遲白髮生用才身復起覩聖眼猶明離別寒江上潺湲若有情

題元錄事開元寺所居

幽居離薜情高臥絕綢行鳥散秋鷹下人閒春草生昌嵐歸野寺收印出山城今日新安郡因君水更清

送張栩扶侍之睦州

遙憶新安舊扁舟復卻還淺深看水石來往逐雲山入縣餘花在過門故柳閒東征隨子去皆隱薜蘿間

奉使新安自桐廬縣經嚴陵釣臺宿七里灘下寄使院諸公

悠然釣臺下懷古時一望江水自滃湲行人獨惆悵新安從此始桂楫方蕩漾回轉百里間青山千萬狀連崖去不斷對嶺遙相向夾岸鷺秋色沈沈綠波上夕陽留古木水鳥拂寒浪月下扣舷聲煙中采菱唱猶憐負羈束未暇依清曠牽役徒自勞近名非取向何時放山裏卻醉松花釀回首惟白雲孤舟誰復訪

嚴陵釣臺送李康成赴江東使

滃湲子陵瀨彷彿如在目七里八已非千年水空淥

新安江上孤颿遠應逐楓林萬餘轉古臺落日自蕭條寒水無波更清淺臺上魚竿不復持卻令猿鳥向人悲灘聲山翠至今在遲爾行船晚泊時

使還七里瀨下逢薛承規赴江南貶

遷客歸人醉晚寒孤舟暫泊子陵灘憐君更去三千里落日青山江上看

重別嚴維

月色今宵最明庭閒夜久天清愁寂多年左宦殷勤遠別深情溪臨脩竹煙色風落高梧雨聲耿耿相看不寐遙聞曉杵山城

新安非欲掛颿過海內如君有幾多醉裏別時秋水色老人南望一狂歌

寄劉員外　皇甫曾

南憶新安郡千山帶夕陽斷猿知夜久秋草助江長鬢髮應成素青松獨見霜愛才稱漢主題柱待田郎

發桐廬先寄劉八丈員外　李穆

處處雲山無盡時桐廬南望轉參差舟人莫道新安近欲上潺湲行自遲

耶溪書懷寄劉長卿員外寓睦州　秦系

時人多笑樂幽棲晚起閒行獨杖藜雲色卷舒前後嶺藥苗新舊兩三畦偶逢野果將呼子屢折金鈆亦爲妻擬共釣竿常往復嚴陵灘上勝耶溪

寄皇甫湜　韓愈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昏昏還就枕罔罔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馬蹄聲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含吐一腹文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爲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

贈施肩吾　張籍

世間漸覺無多事雖得空名未著身合取藥成相待喫不須先作上天人

送施肩吾東歸

知君本是煙霞客。被薦因來城闕間。世業偏臨七里瀨。仙游多在四明山。蚤聞詩價傳人徧。新得科名到處閒。惆悵灞亭相送去。雲中琪樹不同攀。

西山卽事奉寄故園徐處士　施肩吾

僕作江西少施氏。君爲城北老徐翁。詩篇憶昔歡相接。顏貌如今恨不同。世界盡憂蔬上露。時人皆怕燭前風。唯余獨慕神仙道。芥子雖窮壽不窮。

桐廬廳視論事突

擾擾廳前走羸瘵。中有老人扶杖拜。天公霹靂耳不聞。猶爲子孫爭地界。

秋日桐江送裴秀才歸淮南

怪來頻起詠刀頭。桐樹枝邊一葉秋。又向江南別才子。卻將風景過揚州。

題釣臺蘭若

山僧不釣臺下魚。幾年空寄臺邊坐。有時手把乾松枝。沿江乞得沙上火。

歸分水留贈王少府

仙吏飲冰多玉聲。新詩麗句遺狂生。不愁日暮歸山去。故把隋珠入夜行。

過桐廬場鄭判官

滎陽鄭君游說餘偶因稚茗來桐廬幽奇山水引高步曄煜風光隨夜車算緡百萬日不虛吏人叢裏唯簿書眼前橫擊斷犀劍心中暗轉靈虵珠有時退公兼退食一尊長在朱軒側胡商大鼻左右趨趙妾細眉前後直醉來引客上紅樓面前一道桐溪流登臨山色在掌內指點霞光隨杖頭東郭野人慵榆沐使將破履升華屋數杯酩酊不得歸樓中便蓋江雲宿卻被江郎濕我衣賴君借我貂襜歸

夏日過從叔幽居

且將一葉繫垂楊門對清溪夏日長林下喜逢青竹杖局邊蝕卻紫羅囊碧蹄駿馬御芻細紅粉佳人絮榼香伯仲歷官年盡少那知不笑漢馮唐

贈族叔處士

我家名士已無求若見翔鴻便舉頭紫石巖邊吟繡段青苔紙上落銀鉤高人酒席稱無醉細字經書讀未休定是仙山足靈藥年過八十轉風流

游安禪寺 徐凝

欲到安禪游聖概先觀湧塔出香城樓臺有日連雲漢壑谷無年斷水聲倚竹並肩青玉立上橋如蹋白虹行傷嗟置寺碑交碎不見梁朝施主名

新安道中 杜牧

無端偶效張文綰下杜鄉園別五秋重過江南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

睦州四韻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題新安八竹院小石

雨滴珠璣碎。苔生紫翠重。故關何日到。且看小山峯。

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

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義同鍾李。塤篪實弟兄。光塵能混合。擘畫最分明。臺閣仁賢譽。閨門孝友聲。西方像教毀。南海繡衣行。金橐寧回顧。珠簪肯一棖。祇宜裁密詔。何自取專城。進退無非道。回翔必有名。好風初婉孌。離思苦縈盈。金馬舊游貴。桐廬春水生。雨侵寒牖夢。梅引凍醪傾。共祝中興主。高歌倡太平。

丹水

何事苦縈迴。離腸不自裁。恨聲隨夢去。春態逐雲來。沈定藍光澈。喧盤粉浪開。翠巖三百尺。誰作子陵臺。

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十三兄歙州刺史邢羣

城枕溪流淺更斜。麗譙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雖免瘴雲生嶺上。永無京信到天涯。如今歲宴從羈滯。心喜彈冠事不賒。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

有涯。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

秋晚蚤發新定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缸。涼風滿紅樹。曉月下秋江。巖壑會歸去。塵埃終不降。懸纓未敢濯。嚴瀨碧淙淙。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秋半吳天霽。清凝萬里光。水聲侵笑語。嵐翠撲衣裳。遠樹凝羅帳。孤雲認粉囊。溪山侵兩越。時節到重陽。願我能廿賤。無由得自強。誤曾公觸尾。不敢夜循牆。豈意籠飛鳥。還歸錦帳郎。網今開傅燮。書奮識黃香。姪女眞虛語。飢兒欲一行。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水檻桐廬館。歸舟繫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溪村。十載違清範。幽懷未一論。蘇臺菊花節。何處與開尊。

嚴陵釣臺下作　權德輿

絕頂聲蒼翠。清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靈棲顥元。歸冕猶緇塵。不樂禁中臥。卻歸江上春。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醇。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私其身。弛張有深致。耕釣陶天眞。奈何清風後。擾擾論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我行訪遺臺。仰古懷逸民。矯繳鴻鵠遠。雪霜松桂新。江沈去不窮。山色陵秋旻。人世自今古。清輝照無垠。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白居易

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勸散窮愁。夜深醒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

愚李睦州訪徐凝山人凝卽睦州之民也

郡守輕詩客。鄉人薄釣翁。解憐徐處士。唯有李郎中。

嚴陵集卷二

詩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　孟　郊

靜境無濁氛。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一葉動亦聞。卽此佳志士。精微誰相羣。欲識楚一作此・章句。袖中蘭茝薰。

題嚴光釣臺　歐陽詹

弭櫂歷陳迹。悄然關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日名。辭貴不辭賤。是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獨英風淸。

送友人喻坦之歸睦州　韓　翃

歸心常共知。歸路不相隨。彼此無依倚。東西又別離。山花含雨潤。江樹逆潮欹。莫想漁樵興。人生各有爲。

送徐山人歸睦州舊隱　雍　陶

君在桐廬何處住。草堂應與戴家鄰。初歸山犬翻驚主。久別江鷗卻避人。終日欲爲相逐計。臨時空羨獨行身。秋風釣艇遙相憶。七里灘西片月新。

嚴子陵　唐彥謙

嚴陵情性是眞狂。抵觸三公傲帝王。不怕舊交嗔僭越。喚他侯霸作君房。

送劉崇假尉睦州建德縣　張祐

一命前途遠。雙曹公邑閒。夜潮人到郭。春霧鳥啼山。淺瀨橫沙堰。高巖峻石斑。不堪曾倚櫂。猶復夢升攀。

晚泊七里灘　許渾

天晚日沈沈。歸船繫柳陰。江村平見寺。山郭遠聞砧。樹密猿聲響。波澄雁影深。榮名暫時事。誰識子陵心。

思桐廬舊居便送鑑上人　温庭筠

莫道東南路不賒。思歸一步是天涯。林中夜半雙臺月。殿光釣渚有東臺西臺。洲上春深九里花。桐廬有九里洲。綠樹遶村含細雨。寒潮背郭卷平沙。聞師卻到鄉中去。爲我殷勤謝酒家。

春日旅舍言懷　李頻

未識東西南北路。青春日月坐銷難。如何一別故鄉後。五度花開五度看。

及第後歸新定

家臨浙水傍。岸對買臣鄉。縱櫂隨歸鳥。乘潮向夕陽。苦吟身得雪。甘意鬢成霜。況此年猶少。酬身足自強。

春日思歸

春晴不斷若連環。一夕思歸鬢欲斑。壯志未酬三尺劍。故鄉空隔萬重山。音書斷絕干戈後。親友相逢夢寐閒。卻羨浮雲與飛鳥。因風吹去又吹還。

還壽昌過西嶺下贈婦

魏賦家前幾樹花嶺西還有數千家石斑魚鮮香衝鼻淺水沙田飯繞牙

自黔中歸新定

朝過春關辭北闕莫參戎幕向南巴卻將仙桂東歸去江月隨人直到家

貽友人喻坦之

從容心自別飲水勝銜杯共在山中長相隨闕下來修身空有道取事各無媒不信清平代終遺草澤才

白雲亭　羅萬象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不如依舊再移居

寄李頻　方干

衆木又搖落望君還不還軒車在何處雨雪滿前山思苦文星動鄉遙釣渚閒明年見名姓唯我獨何顏

途中逢孫輅因得李頻消息

灞上寒仍在柔條亦自新山河雖度臘雨雪未知春正憶同袍者堪逢共國人銜杯益無語與爾轉相親

題桐廬謝逸人江居

少小高眠無一字五侯動盛欲如何潮邊倚竹寒吟苦石上橫琴夜醉多鳥自樹梢隨果落人從窗外卸颺過由來朝市爲眞隱可要棲身向薜蘿

睦州呂郎中郡中環翠亭

爲是仙才登望處風光便似武陵春開花半落猶迷蝶白鳥雙飛不避人樹影與餘侵枕簟荷香坐久着衣巾暫來此地非多日明主那容借寇恂

與鄉人鑑休上人別

此日因師話鄉里故鄉風土我偏諳一巵竹葉如溪北半樹梅花似嶺南山夜獵徒多信犬雨天村舍未催蠶如今休作還家意兩鬢垂絲已不堪

方著作畫竹

叢葉與高節俱從臺末生留傳千古譽研鍊十年情向月本無影臨風宜有聲吾家釣臺畔似此兩三莖

莫發七里灘夜泊嚴光臺下

一瞬卽七里箭馳猶是難橋邊走嵐翠枕底失風湍但訝猨鳥定不知霜月寒前賢竟何益此地誤垂竿

山中

散拙亦自遂翻將猨鳥同飛泉高瀉月獨樹迥含風果落盤盂上雲生簇筍中未甘明主日終作釣魚翁

與淸溪趙明府

淸規暫趨府獨立與誰親遂性無非醉求閒卻愛貧林泉應入夢印綬莫留人王事閒多暇吟求幾首新

示鄉宴

莫齒甘衰謝逢人惜別離靑山前代業老樹此身移買藥將衣盡尋方見字遲如何鑷殘鬢覽鏡變成絲

題烏龍山禪師

暑夜月華猶冷澀自知坐臥逼星宮晨雞未暇鳴山底蚤日先來照屋東人世驅馳方丈內海波搖動一杯中伴師常住應難住歸去仍須入俗籠

題睦州郡中千峯榭

豈知平地似天台朱戶深沈別徑開曳響露蟬穿樹去斜行沙鳥向池來窗中蚤月當琴榻牆上秋山入酒杯何事此中如世外應緣羊祜是仙才

德政上睦州胡中丞

上德由來合動天旌旗到日是豐年羣書已熟無人似五字研成舉世傳莫道政聲同宇宙須知紫氣滿山川豈唯里巷皆蘇息猶有恩波及釣船

與桐廬鄭明府

宇人心苦達神明何止重門夜不扃莫道耕田全種秫兼聞退食亦逢星映林顧兔停琴望隔水寒猴駐筆聽郤恐南山盡無石南山有石合爲銘

胡中丞蚤梅

不獨開花不共時一株寒豔尙參差陵晨未噴含霜朶應候先開亞水枝芬郁合將蘭並茂疑明應與雪山欺謝公吟賞愁飄落可得更拈長笛吹

山中寄吳瑤

莫問終休否。林中事已成。槃餐憐火種。歲計付刀耕。掬水皆花氣。聽松似雨聲。書窗翹足臥。避險側身行。果傍閒軒落。蒲連溼岸生。禪僧知見理。妻子笑無名。更擬教詩苦。何曾侍洒清。石溪魚不大。月樹鵲多驚。砌下通樵路。窗閒見縣城。雲山任重疊。難隔故鄉情。

憶故山

舊山常繫念。終日臥邊亭。道路知已遠。夢魂空再經。秋泉涼好引。亂鶴盡宜聽。獨上高樓望。蓬身且未寧。

送王翁登科後歸江東

南行無俗侶。秋雁與寒雲。野性自心愜。鄉名人共聞。吳山中路斷。浙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含情一送君。

山中即事

趨世非身事。山中適性情。野花多異色。幽鳥少凡聲。樹影搜涼臥。苔光破碧行。閒尋采藥處。仙路漸分明。

陪陸州胡中丞泛江

仙舟仙樂醉行春。上界稀逢下界人。綺繡峯前聞野鶴。旌旗影裏見游鱗。澄潭徹底齊心鏡。雜樹含芳讓錦茵。凡許從容誰不幸。就中光顯是州民。

初歸故里

常思舊里欲歸難。已作歸心即自寬。此日蚤知無爵位。當時便合把漁竿。朝昏入閨春將逼。城邑多山夏

卻寒不是幽愚望榮忝君侯異禮亦何安

歸睦州中路寄侯郎中

顏巷蕭條知命後膺門感激受恩初卻容鶴髮還蝸舍猶夢漁竿從隼旗新定莫雲吞故國會稽春草入貧居鄉中自古爲儒者誰得公侯降尺書

侯郎中新置西湖

遠近利名因智力周回潤物像心源菰蒲縱沐生成惠鱣鮪那知廣大恩激灩清輝吞半郭縈紆別派入遙村沙泉遶石通山脈岸木黏苹是浪痕已見澄來連鏡底兼知極處浸雲根波濤不起時方泰舟楫徐行日易昏煙霧未應藏島嶼鳧翳亦解避旌幡雖云桃葉歌還醉卻被荷花笑不言孤鶴必應思鳳詔凡魚豈合在龍門能將盛事添元化一夕機謨萬古存

歲晚言事寄鄉中親友

急景蒼茫晝若昏夜風乾峭觸前軒寒威半入龍蛇窟煙氣全歸草樹根蠟燼凝來多碧焰香醪滴處有冰痕尺書未達年應老先被新春入故園

項處士畫水墨釣臺

畫石畫松無兩般猶嫌瀑布畫聲難雖云智慧生靈府要且工夫作筆端潑處便連陰洞黑添來先向朽枝乾我家曾寄雙臺下往往開圖盡日看

送睦州侯郎中赴闕

昔著政聲聞國外。今留儒術化江東。寺雲舊路歸仙掖。白鳳新詞入聖聰。弦管未知銀燭燒。旗旛已待錦驅風。郡人難議酬恩德。偏在三年禮遇中。

桐廬江閣

風煙百變無定態。緬想畫人慮損心。卷箔檻前沙鳥散。垂鉤牀下錦鱗沈。白雲野寺淩晨磬。紅樹孤村遙夜砧。此地四時拋不得。非惟盛暑事開襟。

偶作

直爲篇章非動衆。遂令軒蓋不經過。未妨溪上泛漁艇。又得門前張雀羅。夜學事須憑雪照。朝廚爭奈絕煙何。若於巖洞求偏類。今古疏愚似我多。

送鄉中故人

少小與君情不疏。聽君細話勝家書。如今若到鄉中去。道我垂鈎不釣魚。

思江南

昨日草枯今日青。羈人又動望鄉情。夜來有夢登歸路。不到桐廬已及明。

懷桐江舊居

長向新郊話故園。四時清峭似山源。春潮撼動鶯花郭。秋雨閒藏砧杵邨。市井多通諸國貨。鄉音自是一

方言此中別有無歸計唯把歸心付酒尊

贈桐谿主人

嶺猿沙鶴似同遊竹汶荷灣可漾舟更入深溪見溪主斧苔石上臥垂鈎

題懸溜巖隱者居

世上如要問生涯滿架堆牀是五車谷鳥莫蟬聲四散修篁灌木勢交加蒲葵細織團圓扇龐棨平鋪合遝花卻用水荷包綠李兼將寒井浸甘瓜慣緣險峭收松粉常趁芳鮮掇茗芽池上樹陰隨浪動窗前月影被巢遮坐雲獨酌杯槃濕穿竹微吟路徑斜見說公卿訪遺逸逢迎亦是戴烏紗

題仙巖瀑布呈陳明甫

方知激蠻與飛噴直恐古今同一時遠壑流來多石脈寒空撲碎作凌澌謝公巖上衝雲去織女星邊落地遲聚向山前更誰測深沉見底是澄漪

書桃花塢周處士璧

醉吟雪月思彌苦思苦神勞新髮生自學古賢修靜節唯應野鶴識高情細泉出石飛難盡孤竹和雲濕不明何事懶於稽叔夜更無書札答公卿

法華寺

砌下雙顛有鶴棲孤猿亦在鶴邊啼臥聞雷雨歸巖蚤坐見星辰去地低一徑穿緣應就郭千花掩映似

無溪是非生死多憂惱此日蒙師爲破迷

贈方干　　吳融

把筆盡爲詩何人敵夫子句滿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識朝不識市曠逍遙閒徙倚一杯酒無萬事一葉舟無千里衣裳白雲坐臥流水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過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水榭林巒爲岑寂拂旦舍我亦不辭攜笻徑去隨所適隨所適無處覓雲半片鶴一隻

清溪

清溪見底露蒼苔密竹垂藤鎖不開應是仙家在深處愛流花片引人來

贈方干　　何鵬

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頭月裏不無攀桂分潮中剛愛釣魚休童儉詩稿呈鄰叟客乞書題謁郡侯獨泛短舟無限興波濤西接洞庭秋

哭方先生

斗牛文星落知是先生死湖上聞哭聲門前見彈指官無一寸祿名傳千萬里死著紙衣裳生誰念朱紫我心痛其語淚落不能已猶喜韋補闕揚名獻天子（謂蜀相韋莊也）

歸桐廬寄嚴長史　　章八元

昨辭夫子櫂歸舟家在桐廬憶舊邱三徑煙時花競發兩溪分處水爭流近聞江老傳鄉語還見家山減

旅愁或在醉中逢雪夜懷賢應向剡川游

釣臺　劉鴦

澄流可濯纓嚴子但垂綸孤坐九層石遠笑清渭濱潛龍飛上天四海豈無雲清氣不零雨安使洗塵氛我來吟高風彷彿見斯人江月尚皎皎江石亦磷磷如何臺下路明日又迷津

送尹臺回睦州　厲翼

憐君授衣月遠作泛舟行江闊桐廬岸山深建德城千尋喬木影七里莫灘聲興盡當停櫂臨流更濯纓

釣臺　唐穎

寥落荒臺七里洲賢人永遠水東流寒狐叫斷青天月千古冥冥潭樹秋

釣臺　杜荀鶴

蒼翠雲峯開俗眼泓澄煙水浸塵心唯將道業爲芳餌釣得高名直到今

清溪來明府出二子請詩因遺一絕

明珠玉潤盡驚人不稱寒門不稱貧若向吾唐作雙瑞便同祥鳳與祥麟

哭方干

何言寸祿不沾身身沒詩名萬古存況有數篇關教化得無餘慶及兒孫漁樵共壘墳三尺猿鶴同棲月一村天下未寧吾道喪更誰將酒酹吟魂

桐江春望　劉仁德

江上車聲落日催。紛紛擾擾起塵埃。更無人望青山立。空有颿衝夜色來。沙鳥似雲鎔外去。汀花如火雨中開。可憐蕭灑鴟夷子。散髮扁舟竟不回。

聞進士許郴罷舉歸睦州悵然懷寄　鄭谷

桐廬歸舊廬。垂老復樵漁。吾子雖言命。鄉人懶讀書。煙舟撐晚瀨。雨屐剪春蔬。異代名方振。哀吟莫廢初。

題清溪方仙翁廟　高駢

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房深鎖壁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

引泉詩睦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陸龜蒙

上嗣位六載。吾宗刺桐州。余來拜旌戟。詔下之明年。是時春三月。繞郭花蟬聯。嵐槃百萬髻。上插黃金鈿。授以道士館。置榻於東偏。滿院聲碧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凝澹。反來更虛玄。焚香禮眞像。盥手披靈編。新定山之角。烏龍獨巉然。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崖顛。上有挈雲峯。下有噴壑泉。分數十叉。落處皆崢巉。寒聲入爛醉。眄破西窗眠。支筇起獨尋。只在牆東邊。呼童具畚鍤。立鑿苺苔穿。漾叢淙派墮。練帶橫斜牽。亂石拋落落。寒流響濺濺。狂奴七里瀨。縮到疏楹前。跳光潑半散。湧沫飛涎圓。勢束三峽挂。瀉危孤磴縣。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草田。麃伯弄翠藥。鸞雛舞丹煙。陵風捩桂柁。隔霧馳犀船。況當玄元家。嘗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若在此。前跡微波傳。不擬爭滴瀝。還應會淪漣。出門後飛箭。合勢浮青天。

必有學眞子鹿冠秋鶴顏如能輔余志日使疏其源

上新定宋使君二首　　貫休

禪坐吟行誰與同。杉松共在寂寥中。碧雲詩理終難到。白藕花經講始終。水疊山重擎草疏。砧清月皓立霜風。十年勤苦今詶了。得向桐江識謝公。

赤倚烏龍腹。窗中見碧稜。空廊人畫祖。古殿鶴窺燈。風吼深松雪。鑪寒一鼎冰。唯應謝內史。知此道心澄。

寄桐江馮使君四首

山風與霜氣。浩浩滿松枝。永日燒杉子。無人共此時。爲文攀諷誄。得道在毫釐。唯有桐江守。常憐志不卑。

端居碧雲莫。好鳥啼紅芳。滿郭桃李熟。卷簾風雨香。清吟繡段句。默念芙蓉章。未得歸山去。頻升謝守堂。

山東山色勝。諸山謝守清。高不可攀。薄俗盡餘言。下泰苦心唯到酒中閒。香凝錦帳鈔書後。月轉棠陰放客還。野客沾恩歸未得。蕭蕭霜葉滿柴關。

瓦礫文章豈有媒。兩三年只在金臺。本師頭白須歸去。太守門清願再來。皓皓玉霜孤雁遠。蕭蕭松島片颿開。從茲林下終無事。唯有焚香祝上台。

秋寄李頻使君二首

爲郎須塞詔。當路亦飢驅。貴不因人得。清還字句無。燒煙連宴白。山藥拗階枯。應得徵黃詔。如今已在途。

務簡趣難陪。清吟坐綠苔。葉如秋蟻落。僧帶野香來。留客朝嘗酒。憂民夜畫灰。終期旨風雪。江上見宗黯。

寄新定桂雝

獨自住烏龍。隣應是衲僧。句須人未道。君此事偏能。塢溼雲霾觀。溪寒月照曾。相思不可見。江上立騰騰。

寄烏龍山賈秦處士

庭果色如丹。相思夕照殘。雲邊蹋燒去。月下把書看。澗水山居共。窗風漆樹寒。吾君方仄席。未可便懷安。

桐江閒居作五首

木落雨修修。桐江古岸頭。擬歸仙掌去。剛被謝公留。猛燒侵茶塢。殘霞照角樓。坐來還有意。流水面前流。

香刹通眞觀。樓臺倚郡城。陰森古樹氣。羸淡老僧情。壁畫連山潤。仙鐘扣月清。何須結西社。大道本無生。

靜室焚檀印。深鑪燒鐵瓶。茶和阿魏煖。火種柏根馨。數隻呼來鶴。成堆讀了經。何妨似支遁。騎馬入青冥。

不問庚桑子。唯師妙吉祥。等閒眠片石。不覺到斜陽。獨自收橅葉。教童采柏翹。王孫莫相笑。冷淡味還長。

露滴滴衡茆。秋成爽氣交。霜牌如蜜裹。罔葛似鹽苞。淨蘚侵蚤穴。微陽落鶴巢。還如山裏日。門更絕人敲。

對雪寄新定馮使君二首

仙掌空思歸未能。焚香冥目對殘鐙。豈知瑞雪千山合。空覺春寒半夜增。翳月素雲薤粉蝶。堆巢孤鶴下金繩。因思太守憂民切。吟對瓊林喜不勝。

政化由來通上靈。豐年祥瑞滿窗明。氣嚴坐久鐙凝燄。片大更深屋作聲。飄奄煙霞何處去。欹斜杉竹向簾傾。寄林中客雖無事。還有新詩半夜成。

登干霄亭 已下六首陪馮使君遊

攲薜捫蘿山屐輕。飄飄紅旆在青冥。仙科朱紱言非貴。溪鳥林前癖愛聽。古桂林邊基局淨。白雲堆裏茗煙青。因思廬岳彌天客。手把金書倚石屏。

游靈泉院

珂佩諠諠滿路歧。亂泉聲裏扣禪扉。對花語合希夷境。坐石苔黏黼黻衣。鳥啄古杉雲苒苒。風吹清磬露霏霏。惠嚴亦有孤峯在。只戀磷磷經未得歸。

過相思嶺

譽自聲香道自怡。相思嶺上卻無機。荒渠葉覆深霞在。片石人吟一鳥飛。何處風砧傳古曲。誰家家樹掛斜暉。因思往事堪悲笑。鶴背魚竿未是歸。

錦沙墩

臨水登山興自奇。錦沙墩上最多時。雖云髮白孤峯好。其奈名清聖主知。草媚蓮塘資逸步。雲生松壑有新詩。翛然別是神仙趣。豈羨東山妓樂隨。

釣臺臺

境靜江澄無事時。紅旗畫鷁動魚磯。心期只是行春去。日莫還應得鶴歸。風破綺霞山寺出。人歌白雪島花飛。自憐亦在仙舟上。玉浪磷磷濺草衣。

迎仙閣

澗香霞影遶樓臺。卷箔憑欄耳目開。況從旌旗近鸞鳳。可憐談笑出塵埃。火雲不入長松徑。露茗何須白玉杯。誰道迎仙仙不至。今朝還有謝公來。

夏雨登于霄亭上宋使君二首

霽色澄鮮壑映紅。于霄亭上望無窮。蟬驚殘雨疑秋蚤。雷傍嚴城報歲豐。歸廟片雲銜紫電。立查雙鶴唳仙風。自憐四郡干戈日。得在文翁教化中。

鄒魯封疆禾稼濃。清吟孤坐思重重。新詩幾獻蓬萊客。遠夢仍歸蔣詡峯。野果一枝堪薦茗。落霞數片欲燒松。如何深得冥搜癖。月磬聲聲歸去慵。

宋使君罷新定移出東館二首

無爲政化更何爲。到即生人嫗煦肥。必似漢高三傑去。且將劉寵一錢歸。玉階香惹麒麟步。銀漢風驅鸞鳳飛。爲報蒸民莫惆悵。陶鈞及爾更光煇。

祖筵四面煙花合。江館深冬歸思長。火旆畫旗風颯颯。橘州漁舍浪茫茫。聽歌幾入紅蘭榭。坐隱頻升白玉堂。今數不如沙磧雁。天邊一一得隨陽。

寄杭州宋使君（公初罷睦州）

一自雙旌下釣臺。望風吟苦凍雲開。即歸紫闕天非遠。猶憶烏龍首獨回。高節似僧僧共坐。莫潮如雪雪

中來。應知新定蒼生淚。灑向東風祝上台。

游嚴陵釣臺

雪浪皚皚萬古情。岸邊臺占子陵名。一時大器天將與。數尺漁竿誰不擊。危榭高碑鷁猶宇。滄洲老鶴識先生。游人到此慵歸去。庭樹孤猿有好聲。

新定江邊作

江邊山頂深秋時。身閒蕭灑身無爲。石頭青草取次坐。松風竹風撩亂吹。數聲好鳥來依我。一點征颿去是誰。惆悵古賢何處在。滄浪夕照滿江湄。日落山照燼即此處也。

嚴陵集卷三

詩

新桐廬知縣員外端修節行富有才名九霄未展於奮飛百里暫勞於綏撫言之美任卽動征橈敢賦惡詩用伸攀送　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尙書知制誥　李　昉

詞筆淩雲正後生安貧守道住神京昔年南國無虛譽今日終朝有令名楊柳岸邊攜袂去木蘭舟裏載書行琴堂莫作多時計碧落方開萬里程

桐廬員外出勳德之門以儒素爲業洎來儀於京闕久飛譽於縉紳今則膺飛詔於朝端奏牛刀於江表會承旨尙書賦瓊章於丹地餞蘭櫂於淸塵愚雖不才敢繼其作　翰林學士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　扈　蒙

王謝高名江鮑才東遊何用更裴回絃歌好就吳鄉拜簪組初從魏闕來淸酒一尊攜漵碧時千首貯瓊瑰健騶輕櫂須行樂莫效當時庾信哀

悶旱　田　錫

下車逢歲旱禱廟望秋成火輪轉曈曨赤日彌高明稻苗已枯死麥壠不堪耕鬬

釣臺　劉昌言

漢業中微炎祚衰。四海姦豪竊神器。南陽龍虎方鬬爭。赤伏眞人正天位。先生高隱來富春。耕耒青山自如意。一竿魚釣樂幽深。七里溪光弄蒼翠。朝中天子思故人。物色環中引其類。先生獨步衣羊裘。咳唾浮雲輕富貴。足加帝腹傍無人。星動天文失躔次。卓哉光武眞聖君。終使狂奴畢高志。雲臺千尺盡功臣。誰肯回顧釣臺地。

又

不會持竿意。由來善一身。何如事天子。就削漢功臣。亂木凋雲際。幽禽散水濱。空餘臺下月。千載屬漁人。

留題釣臺　魯有開

昔日狂奴向此來。愛垂芳餌上崔嵬。鄉人不識釣臺意。空指山頭是釣臺。

贈方江二君　丁謂

偶向嚴堂弔子陵。布衣攜手遠相迎。乍親冠蓋談諧少。久住林泉骨自清。正好辛勤緣齒少。最難遭遇是時平。李頻鄉黨元英裔。皆合工詩取盛名。

釣臺　范師道

乾坤交泰重彌綸。當日嚴陵道最淳。大漢中興得英主。先生高退作閒人。灘頭風月遺千古。臺上綸竿寄一身。今日病夫祠下過。獨知疲懦長精神。

題釣臺　　張保雝

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二。雲臺何似釣臺高。

謫守睦州作　　范仲淹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銅虎恩猶厚。鱸魚味復加。聖門何以報。沒齒願無邪。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聖宋非彊楚。淸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顚危甚。蛟黿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妻子休生咎。勞生險自多。商人豈有罪。同我在風波。

一櫂危於葉。傍觀亦損神。它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壠上帶經人。金門齒諫臣。害霆日有犯。始可報君親。

君恩太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懷妻子榮。

妻子屢牽衣。出門投禍機。寧知白日照。猶得虎符歸。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身。

有病甘長廢。無知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閽。

天閽變化地。所好必眞龍。軻意正迂闊。悠然輕萬鍾。

萬鍾雖不慕意氣空堂金必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
素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
滄浪清可愛白鳥鑑中飛不信有京洛風塵化客衣
風塵日已遠郡枕子陵溪始見神龜樂優優尾在泥

嘉與道卿學士不以仲淹補責在遠寄遺佳什日以諷詠如清廟之瑟一倡三歎蓋有以動神感物者焉桐廬郡溪山秀妙陸魯望所謂清涼國者茲無敢讓又得葉道卿詩永歌其間雅復古氣因依韻以和庶幾元白之風同希闊於江山矣

世傳學干祿小子乃逢辰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可負萬乘主甘爲三黜人豈量堯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責落善地雅尚過朝倫僅同龜在泥敢冀蝮求伸朱樓逼清江下睨百丈鱗羨此南魚樂不忍持鈎綸爲郡良優優乏才止循循恬愉弗擾外何以慰下民拙可存吾樸靜可逸吾神漸得疏懶味下句將四句嘉與風雅來觀對如大賓感茲韶夏音佐我臺上春

新定感與五首

數仞黃堂上題名僅百賢孤高宋開府千載可拳拳
山水眞名郡恩多補諫官中間好田錫風月亦盤桓
風物皆堪喜民靈獨可哀稀逢賢太守多是諫官來

去國三千里。風波豈不賒。回思洞庭險。無限勝長沙。
江上多嘉客。清歌進白醪。靈均良可笑。終日著離騷。

遊烏龍寺

高嵐指天近。遠溜出山遲。萬事不到處。白雲無盡時。異花啼鳥落。靈草隱人知。信是棲眞地。林僧半雪眉。

江干閒望

江干日清曠。寓目一搘笻。落葉信流水。孤雲識舊峯。蘭蓀誰共采。鳧雁自相從。莫愛蘋風起。波來千萬重。

和章岷推官登承天寺竹閣

僧閣倚寒竹。幽襟聊一開。清風曾未足。明月可重來。晚意煙垂草。秋姿露滴苔。佳賓何以佇。雲色與霞杯。

齋中偶書

狂愚多苦口。幽遠獨甘心。言路有餘責。權門無去音。忘憂時叩易。思古即援琴。此意誰相和。寥寥鶴在陰。

依韻詶周駿太博同年

孰敢先懷富春國。良時須惜幾嗟吁。衆人可致巍巍主。上意思平兩兩符。不稱內朝裨耳目。多慚外補救皮膚。子陵灘畔觀魚釣。無限殘陽媚綠蒲。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千年風采逢明主。一寸襟靈慕昔賢。待看朝廷與禮讓。天衢何敢鬬先鞭。

蕭灑桐廬郡十絕

蕭灑桐廬郡。烏龍山靄中。使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

蕭灑桐廬郡。開軒卽解顏。勞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蕭灑桐廬郡。全家長道情。不聞歌舞事。遠舍石泉聲。

蕭灑桐廬郡。公餘午睡濃。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

蕭灑桐廬郡。家家竹引泉。令人思杜牧。無處不潺湲。

蕭灑桐廬郡。春山半是茶。輕雷還好事。驚起雨前芽。

蕭灑桐廬郡。千家起畫樓。相呼采蓮去。笑上木蘭舟。

蕭灑桐廬郡。清潭百丈餘。溪翁應有道。所得是嘉魚。

蕭灑桐廬郡。身閒性亦靈。降眞香一注。欲老悟黃庭。

蕭灑桐廬郡。嚴陵舊釣臺。江山如不勝。光武肯敎來。

桐廬郡齋書事

千峯秀處白雲驕。吏隱雲邊豈待招。數仞堂高誰富貴。一枝巢隱自消搖。杯中好物閒宜進。林下幽人靜可邀。莫道官淸無歲計。滿山芝朮長靈苗。

桐廬郡卒陶旻者。本隸瓊林苑。以接花爲事。因罪黥送於此。寺丞葛君閎。感而作接花歌。幕中章

君。喉。和以相示。因而綴焉

江城有卒老且貧。鮑顏抱關良苦辛。衆中忽聞語聲好。知是北來京洛人。我始問云何至是。欲語汍瀾墜雙淚。斯須收淚始能言。生自東都富貴地。家有城南錦繡園。少年止以花爲事。黃金用盡無它能。卻作瓊林苑中吏。年年中使春先來。曉宣口敕修花臺。奇芬異卉百餘品。求新換舊爭栽培。猶恐君王厭顏色。羣芳只是尋常開。幸有神仙接花術。吏向城中求絕匹。梁王苑裏索妍姿。石氏園中搜淑質。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膩壤彌縫密。回得東王造化工。五色敷華異平日。一朝寵愛歸牡丹。千花百笑妖嬈難。羣藥常娥新換骨。嬋娟不似人間看。太平天子遊春好。金明柳花籠黃道。道南樓殿五雲高。鈞天捧上蓬萊島。四邊桃李不勝春。何況花王對玉宸。國色晶明動韶景。天香旖旎飄芳塵。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獻壽羅星辰。兌說臨軒逾數刻。花吏自時方得色。白銀紅錦滿牙牀。拜賜仗前生羽翼。惟觀風景不憂身。一心歲歲供春暮。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訴。竄來江外知幾年。骨肉無音鴈空度。北人情況異南人。蕭瀟溪山苦有趣。子規啼處血爲花。黃梅熟時雨如霧。多愁多悵信傷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減。復有鄉心難具陳。我聞此言聊浥悒。近曾侍從班中立。朝達日下莫天涯。不學爾曹向隅泣。人生榮辱如浮雲。悠悠天地胡能執。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幽求功業開元盛。亦作流人過梅嶺。我無一事逮古人。謫官卻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教。曾不棲棲弔形影。接花之技爾則奇。江鄉卑溼何能施。吾皇又詔還淳朴。組繡文章皆棄遺。上林將議賜民畝。似昔繁華徒爾爲。西都尚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傅。

一日天恩放爾歸。相逐栽花洛陽去。

仲淹自桐廬移守姑蘇。由江而上。登嚴陵釣臺。移舟南岸。宿方干處士舊居。章從事聞之。有詩見寄。因依韻和之。

姑蘇從古號繁華。卻戀嚴邊與水涯。重入白雲尋釣瀨。更隨明月宿詩家。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依紅杏遮。來早又拋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仲淹景祐初典桐廬郡。有七里瀨子陵之釣臺在焉。迺以從事章岷。往構堂而祠之。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於堂。洎後守姑蘇。道出其下。登臨裴回。見東巖絕壁。白雲徐生云。方干處士之舊居。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二十八字。又圖處士像於嚴公堂之東壁。請刊詩於其左。

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遠孫。

題方先輩山居

高尚繼先君。巖居與俗分。有泉皆漱石。無地不生雲。鄰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清芬。

留題江先輩舊居

結舍近滄洲。江山不外求。我來明月夜。更得主人留。

乘輿訪遺基。扁舟宿煙渚。水淨寫天形。山空答人語。風篁自成韻。霜葉紛如雨。寒亭莫響清。飢猿夜啼苦。疑將洞府接。似與人寰阻。不羨重城中。喧喧聽笳鼓。

陪范公登承天寺竹閣

古寺依山起。幽軒對竹開。翠陰當晝合。涼氣逼人來。夜影疏排月。秋鞭瘦竹苔。雙旌容託乘。此地舉茶杯。

和范公同章推官登承天寺竹閣　阮逸

竹石寒相倚。雲窗曉共開。閒身方外去。幽意靜中來。墜響風隨籟。移陰石上苔。遲留秋更夜。待月露盈杯。

高峯　關詠

獨愛高峯最上頭。夕陽煙樹見嚴州。子陵貪向溪邊釣。應未曾來此地游。

嚴陵集卷四

詩

杜少卿知睦州　宋祁

三年去國別堯雲。一篋書空此謗分。賈誼有才偏隕涕。屈原何賦不思君。諫曩久晦沈餘草。綏節重開續舊薰。幾日班春向桑野。漢家明詔十行文。

留題子陵釣臺　蔡襄

遁世巢由志。能忘將相權。人瞻祠樹古。天作釣臺圓。孤迹千秋外。遺蹤一水邊。清風敦薄俗。豈是愛林泉。

至睦州

一帶滄波兩向山。扁舟中去幾時還。浮生多半在離別。此意明知未肯閒。

子陵二首　李師中

阿諛順旨爲深戒。遠比夷齊氣更豪。半夜光芒侵帝坐。有誰曾似客星高。

社稷功名出隱淪。天高聽遠亦應聞。庞眉一去無人問。七里商山但白雲。

寄六州蘇七使君　張伯玉

閑步曾飛到廣寒。一塵聊頓野雲間。虬蟠淵底未失水。鶴在籠中且看山。舊日笑談猶壯否。近來書信亦

稀還嚴灘桐嶺宜秋醉卻恐才高不柰閒

桐廬蘇七太守通判晏魯望遠寄倡和之什輒伸記美（余時攝此州監郡）

桐君圃外州樹石最清幽水截三吳秀山當百粵秋巖坰無俗士宅舍有高樓畫隼眞才望題輿雅唱詶灘聲環醉枕鷺影入茶甌蚤晚陪清躅梯雲奉俊游

寄新定蘇七太守

聞道銀符渡睦溪桐山應爲長清暉漁翁幾十迎舟拜沙鳥成雙夾施飛檢點海書茶貢蚤體量風物橘奴肥題輿自媿來何晚未得雲中矚使威

之官新定同年李郎中以詩賦別卽事感懷次韻上答

雨後驚濤激箭催爲君停櫂把離杯宦遊向老令人笑別恨傷春觸處來故國未歸江令宅全家且上子陵臺如今遇酒仲眉醉休問多才與不才

之官興定寓興三首

關山雨雪征人淚京洛風塵倦客心誰信子陵溪上去一川秋淨滌煩襟

汴水東浮不繫舟到官無事只輕鷗不才自古饒天幸請卻俸錢溪上游

溪山千古絕浮埃時拂朝衣上釣臺卻恐被它漁父笑糟醨不啜又開來

之官新定卻寄幷州通判王幾道

新定與幷門。天南天北人。扁舟江外客。別乘塞垣身。朔馬驚鳴嚳。秋鱸上釣綸。何時敍離闊。把酒碧嵩春。

七里灘

漱玉鳴珠七里灘。到今猶照客星寒。盧奴有水徒千頃。未得高賢一瞬看。

舟次子陵釣臺

十載從軍去又來。強爲顏面走塵埃。久慚簪笏未歸去。且喜妻孥共此來。旋摘岸蔬供野飯。欲題巖壁拂蒼苔。子陵昔日誠高趣。未必全家上釣臺。

睦州

千家樓閣麗朝暉。人到于今說釣磯。雨後數峯驕欲鬬。春來兩港活如飛。高吟多謝沈家令。中酒長憐杜紫微。更愛嚴城無鎖處。白雲搖漾去還歸。

送交代倅車晏十一魯望

魯望江南客。風騷獵將壇。高吟得意處。清韻逼人寒。場屋聲華舊。襟靈渤澥寬。閒門盡羔鴈。庭野列芝蘭。徼勉來新定。淹留就小官。洒論浩劫飲。山欲上天看。待月高峯寺。（高峯寺在郡東絶頂。）聽猿七里灘。入雲移翠蓧。鑿石引鳴湍。（魯望疏北山泉於後閣。爲玉泉竹。又爲閣余好竹。特徙數百本。尤爲清絶。）一日交符去。芳風善繼難。紅塵久離闊。白首此相歡。（閣兩句。）留方醫鶴鄴。（池邊二鶴久病。遺方醫之。鶴即愈。）貺別遺漁竿。（魯望常於嚴瀨自作釣竿。尤得其妙。既去持以貺余。）虎杏寧知用。松筠幸未殘。路長分驥騄。火烈辨琅玕。沙際多平仲。鴒原有謝安。卷舒知自得。不用苦彈冠。

監州新定卻寄幷州舊僚

久從光祿長城戍。卻到嚴陵舊釣灘。休問滿書邊報急。且聽宅舍水聲寒。舟浮南渡雲千里。睡起東窗日數竿。寄語晉溪溪上月。楚天雖遠一般看。

同年李郎中以詩見寄仍許見過次韻和答

新定溪山國病懷忻所依。桐君談藥妙。嚴瀨得魚肥。吏退鈔書譜。朋來典道衣。軒車如顧我。春酒上苔磯

烏龍寺祈雨回馬上口占

官曹苦羈束。祈靈得幽便。夾路松披紛。躡石煙分練。迎軒玉泉響。鳴騶沙鳥散。曉日破霜陰。前峯識葱蒨。遙迴步高閣。窈窕出雲漢。坐來清思生。語餘疏磬緩。方將塵滓滌。還憂簿書亂。假旆拂歸鞿。回首青猿斷。

西湖樓

積水照層峯。登臨誰與同。望來生羽翼。醉欲上煙空。細細滓花雨。疏疏開袖風。新安江上景。盡屬此樓中。

玉泉祈雨

南州富漾射。萬壑縱奔瀨。茲泉一何高。夐與寥廓對。邈非猿鳥到。迅恐農磽碎。霜落天地清。玉立江海外。人區"未蒙澤。蛟龍茲有待。淺石諒難淳。當與雲漲會。

登烏龍山寺閣

桐川本無塵。況此幽閣迥。萬木含秋聲。一軒與天淨。前峯翠分滴。後谷語相應。檻下江雲歸。檐前古雪凝。

巖僧對游客。湛若寒冰瑩。百慮緣心空。獨飯隨疏磬。嗟余本林壑。謬與世紛競。一作市朝人。幾傷麋鹿性。舊山別來久。蘿蔓鎖幽徑。長恐客況深。未得歸期定。息中來此境。時覺襟韻勝。猶媿招隱心。聊爲小山詠。

後庵試茶

郡僻好藏身。心閒久無事。前軒飽食罷。後庵取茶試。巖邊啓茶鑰。溪畔滌茶器。小竈松火然。深鐺雪花沸。甌中盡餘綠。物外有深意。濫官來此游。時得拂塵累。莫笑後庵茶。閒中好滋味。

郡齋閒步

花木方塘小。樓臺宅院深。以何消俸祿。無事任山林。雨雪羈游路。風沙苦戰心。若論當此景。不啻萬黃金。

到新定後卻寄蘇州蔣侍郎

遂翁亭畔碧桃開。招隱溪頭書舫回。曾奉雲鴻此眞賞。到今羽翼出塵埃。閒窺玉字書千卷。渴飲金莖露一杯。別後霜天苦寥闊。海雲深處望公臺。

自新定泝牒三衢舟中寓興寄所知

井落甌閩近。鄉亭百粵連。一濟游宦客。兩槳上灘船。石壅千尋浪。山圍幾匝天。亂篙鳴遠蠔。羣譟捧危舷。峽斷疑無路。汀回復濟川。林深羨沙鳥。村近喜人煙。豈昧垂堂誡。都由稍食牽。家山舊廬在。盍晚賦歸田。

舟次蘭溪卻寄新定太守

解纜向蕭瑟。餞別喜英豪。野水征驅迥。秋天醉幕高。使旗標畫隼。騎吹厭霜濤。幾日狂醒析。思君夢更勞。

新安江舟中奉訓孫觀書記

十年塞外憶江山（余從事太原十年）今日扁舟縱眼看。匝岸野花紅似簇。避人沙鳥起成團。放懷自古酒爲得。老筆到今詩最難。君解高吟我方飲。幾人能共此清歡。

送清溪鄭中舍官滿還京

鄭宰金閨彥。年來解紱歸。囊裝輕劍在。場屋故人稀（鄭昌應先朝舉）。水館酒初罷。霜江颿欲飛。無煩重回首。行矣近天暉。

桐廬官滿先寄杭州資政侍郎

海角千家郡。天南一水淮。倦游慚梗泛。多滯喜瓜時。弱羽誠難振。危根只自持。几門嘗際遇。百步亦參差。（某蚤忝進士第。再以書判拔萃登科。又以賢良方正待詔。而名實無取。時謂濫吹。）萬壑噴霆霧。千峯出險巇。牢愁客星見。孤節澗松知。賀廈寧無託。披雲幸有期。魯堂念石泐。商欲再言詩。

和王治臣新定卽事

碧泉千脈瀉金溝。名是東南俗阜州（州名。取俗阜人和之義。）任昉舊詩題縣石。賀齊高壘照江流。月明幾處游歸客。春色何人醉倚樓。我是江潭釣魚者。喜君相見且相留。

王治臣以余在告寵示嘉什

新安泉石最爲佳。多病何勞養歲華。藥好幸依桐圃近。山安惟畏酒壚賒。狂思逸客浮滄海。渴想仙人飲

絳霞欲傍重陽搴菉起菊房新小玉生芽近約使君九日龍山之飲

次韻王治臣九日使君席上二章

楚楓丹外客颯稀水拍長天鴈字垂樂事喜逢千日酒憑高正在九秋時吳歈調笑歌楊葉鸞鼓鏗閎引柘枝使騎相逢且留飲行看卓馬轡如絲

新安江碧郡樓危九日登臨醉袖垂莫笑松筠歲寒地卻勝桃李豔陽時清淳酒瑩紅螺面窈窕笙攢碧玉枝未必尊前歎遲莫幾人如我始牽絲

答延平王人使君望江亭見懷之什

望江亭上望桐江煙水茫然隔鎖窗擢第蚤同丹桂樹從軍俱在碧油幢屢歷切余與治臣俱在征西幕天遙皓月人千里書託紅鱗錦一雙開府時多家令瘦酒旗猶恐未相降兄大詫延平酒美僕因舉爾自負

釣臺

盡逐鯨鯢埽八區故人惟我更無餘雲臺功將任圖畫天上客星閒卷舒若把殺人來逐鹿爭似全身歸釣魚先生有意羲皇外不爲林泉傲帝居

罷新定錢塘喜孫觀書記

桐江攜袂蚤三年把臂重來講舊篇陌上風塵成底事鬢邊霜雪但依然虬蟠我亦思滄海鸑鷟君方上碧天孫以諸侯屬將改官忍把離杯又拋擲別愁紛泊滿春煙

至和中得倅新定今領福唐再經此郡感舊書懷因呈使君劉孝叔

十年前倅北州來平日風情尚壯哉玉水聲中寒濯筆石楠鄉裏夜銜杯（郡城外有玉泉菴・最爲絕景・又倅廳前有石楠一本・陰合庭中・凡飲席不須牽幕・可憐白首成何事猶得紅旌向北回太守故人應笑我踐言堪媿子陵臺（余倅郡時・年甫三十・蚤有退休意・于今未得已・故有是句・）

飯芝川村舍（山後新定郡）

嫩苗苒苒頭角秀柔桑裊裊陰影輕茆簷飯起上馬去一聲雨後黃鸝鳴

宿普光寺（去州又三十五里）

無端未得歸林下又向南方擁使麾夜宿禪關更蕭灑一軒寒月照清池

宿桐廬縣江口

桐廬江水碧百丈見游魚元是新安水流從下瀨初（新安至此下七百灘）清風寒到底明月靜涵虛塵土誰能濯人心自不知

桐廬寺曉鐘

扁舟下桐圖宿月滿寒潭疏鐘一聲起清與天地參春容逗萬壑劫寇出屏嵐羈魂不成寐洗耳滌塵貪

桐江口見雪

無諸地無霜（福唐號無諸城）從古困炎熱曉出桐江口喜見羣峯雪酌酒高颺下歸思滿寥泬從今不擊舟泛泛

老清澈.

出七里瀧口望桐廬縣

瀧口波自平.滄洲分兩溪.辛勤下百粵.乍出天一涯.近入桐廬市.潮水澀中泜.不聞湍瀨聲.沙鳥浩然飛.物我兩俱適.吾亦浩然歸.

龍門巖

未到子陵臺.先見龍門石.萬物鎮羣峯.闖然聳雙壁.清泉界中道.亢若高門闕.樵童走深徑.魚戶掩沈碧.白首釣魚郎.不知有行客.

至睦州泊新安江口

前歲過此州.手持七閩節.雖遠更憚勞.攬轡遲明發.回瞻七里灘.何日榜舟歌.幸得滿三年.解符下甌粵.卻到新安江.依然舊澄澈.斂巾照江水.無白可添髮.州人多故吏.(余嘗倅郡.)羅立皆聲折.問我此去心.復有何施設.輿言顧諸老.(謝爾相慰說.)此度歸來心.可共嚴陵說.

港口渡

三月悲風瑟瑟寒.小船舟楫渡溪難.日高待得過岸去.回首脩篁千萬竿.

送睦州丁郎中

雨後桐江木葉稀.坐棠無事枕閒欹.扁舟幾認巖君釣.古壁多逢沈令詩.夜靜好當輪省宿.曉寒堪憶趁

朝時山城寂寞郎官貴想對秋風動所思

寄睦州朱少卿

何幸鄉紛託使麾憶曾淮濘見風儀泉分龍岫成新釀廟鎖瓊蕤換舊枝維揚后土廟有瓊花二水清涵潭月夜千峯晴捲雪雲時向來蕭灑稱名郡少緩襲黃次補期

經大洋吳氏別業

漸老故人少與君茲晤言方山共鄰里好畤舊田園溪色寒生枕松陰翠入軒猶憐巾子在相對舉清尊

新定望湖樓

龍盤山影倒寒流十里屏風翠入樓畫筆肯歸涵碧手劉夢得涵碧圖詩有落在尋常畫師手之句湖光疑對湧金秋錢塘潮門主翁愛客排三雅漁父忘機任直鉤爲訪紅雲遶花島滿船歌舞按梁州

同孝叔游蕭灑亭

昔日賢侯多興詠爲憐蕭灑復潺湲一橋飛處橫牛渚孝叔新建水南浮橋二水清來見浙源沈杜有新安江見底及遠分丁字水之句竊以孝叔政事如此雨漲瀑泉添嶽色晚晴春草帶潮痕好風新月相留意只恐張綱擁使軒

題思菴軒二首

茹衮多年去竹軒更思風節記山樊抗言后坐遺忠美見爰益傳卻還憤夫人坐次故事通使河源舊策存文正嘗總西事詩石

欲留千古永、竹閣倡和數首・太守孝叔書丹・棠陰還對一樓綠・西湖有甘棠樓・亦旌德政・使君才望須相繼・莫厭林間駐畫輈・

天下儒宗不世勳・履聲今絕豈重聞・空餘逸韻傳流水・猶喜清風在此君・山倚孔祠分積翠・文正初建孔祠於此山面・

篆蒔嚴瀨掛香雲・文正爲嚴光廟記・郡侔篆石・接花詶倡將三記・時拂塵篇見舊文・某嘗爲接花歌・文正得之於從事章君・因而和作・見丹陽集・

題玉泉

靈源曾記古篇章・飛入霜筠萬丈長・六月林風吹寶瑟・九秋山翠坼銀潢・試茶石鼎雲含液・釀酒兵廚菊有香・新定茶品殊佳・酒香如菊・歲造多出玉泉・因而命名云・到此欲知眞玉性・不爲圓折本來方・

同孝叔游玉泉

石磴松陰一化城・泉源疑透古瑤京・僧知到耳此根靜・客來洗心諸慮清・星記祥光重璧合・星記・吳分長緯所聚・太初對起此・藍田霽色莫煙生・小說玉煙最直・李義山藍田日煖玉生煙・吳子華亦曰・玉煙絕・此根滅・潺湲似識君將去・相送出山多別情・

初夏同孝叔游菩光寺

魚跳蓮葉青錢小・雪壓花枝玉燕參・時玫瑰盛開・細草使輸瞻鹿擾・微風池果落鶯含・滿甌春茗浮仙露・一點尖峯滴翠嵐・細逐歸舟更多景・晚來雌霓挂寒潭・

初夏同孝叔游朱氏園

凍醪盧橘助登臨・此地相逢舊有音・石濯自知梅信蚤・池方應爲玉流深・詩成千色排清砌・話久花枝轉夕陰・不見辟疆妨底事・月樓歸去正龍吟・

留題千峯榭呈孝叔

君把元英詩集披。羣山依舊遶軒墀。杜陵幾醉花前地。見樊川集。謝客曾吟日落時。雨過荷香兼酒美。雲深泉韻透簾遲。佳名大約稱千數。百萬嵐盤一一奇。

題新定郡齋寄孝叔二首

主人今向日邊歸。猶有清香滿謝池。爲囑西風莫搖落。不禁顛頓夕陽時。

右後池荷

花意知君改外臺。亂紅飛盡見苔苔。縱教顏色明年在。前度劉郎肯再來。

右賞春亭

留題玉泉山堂

動非緣境靜非禪。物物前塵現四天。此地答蹄求妙論。有時瓔絡獻諸仙。欲梅泉石多秋思。過夏松篁聒晝眠。一箇攢眉招不至。勞師香火漏沈遲。

題新定紅渠閣

煙卷龍綃豔格殊。彩霞翻處好風俱。幾杯仙露含秋色。一曲蟾宮在畫圖。霓裳羽衣圖。見王維傳。雨送清香浮酒面。泉飛幽韻透城隅。州民多有東南美。盡應嘉招入幕無。

新定旅館中作　趙湘

歲月鄉關外。溪山暝色中。孤城秋閉雨。獨客夜聞鴻。病使新顏出。貧令舊業空。思歸不得夢。欹枕近梧桐

洞江晚望

疊浪浸天青。離愁望處生。雨餘孤島暝。花落一船橫。岸遠紅蘭澤。魚狂白鳥驚。無人問行客。山寺莫鐘聲。

莫冬新定郡樓閒望

江城逢歲莫。獨自倚樓臺。積雪明孤島。微陽在蚤梅。水搖冰欲泮。春近鴈思回。故國還如此。歸心但暗催。

寄新安梁殿丞

郡孤詩句許秋供。見說多閒卻似慵。移樹好禽來獨院。上樓高雪在諸峯。泉當月際搖吟影。蘚自雲邊得屐蹤。此興未尋頻挂夢。阮公池館舊相容。

秋晚舟泊桐江

嚴子陵邊水自流。夕陽無語倚松舟。乍逢風月羞爲客。又到溪山識盡秋。移樹斷蟬初過雨。立沙孤鶴偶隨鷗。鄉心旅思何人會。盧葦蕭蕭一笛幽。

題釣臺

邵炳

光武休戈詔子陵。高臺時暫別煙汀。當時四海皆臣妾。獨有先生占客星。

訥通判楊殿丞名霖嚴洞

雲峯千仞對吾廬。洞古名新郡守書。須信神靈知受賜。先興霖雨遠隨車。

嚴陵集卷五

詩

經嚴子陵釣臺作四首　龐籍

翠岫臨寒瀨。先生老此中。釣耕輕萬乘。要領戒三公。入宿星躔動。歸來世網空。何人知此意。千古激澆風。

道閉寧濡足。時平亦括囊。故人登世帝。清瀨自吾鄉。渭叟非眞釣。商奴是詐狂。先生不可問。天外一鸞翔。

聞箇狂奴足。生平在草萊。不榮升帝腹。寧自踢魚臺。步武中朝下。胼胝故國回。滄浪重一濯。京雒有塵埃。

長天杳杳道冥冥。一士孤風達至精。雲若有心應有著。魚緣輕餌是輕生。何人楚澤三年放。此地家灘七里清。應宿將臣皆列土。未將煙水博功名。

釣臺　王安石

漢庭來見一羊裘。閔默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豈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寂寞桓譚道被尤。回視蒼生終不遇。脫身江海更何求。

詠嚴子陵　梅堯臣

不顧萬乘主。不屈千戶侯。手登百金魚。身披一羊裘。借問此何爾。心遠忘九州。青山東寒灘。濺浪驚素鷗。以之爲朋親。安慕乘華軿。老氏輕璧馬。莊生惡犧牛。終爲蘊玉石。夐古煇巖邱。

讀范桐廬述嚴先生祠堂碑

二蛇志不同。相得蓁莽裏。一蛇化爲龍。一蛇化爲雉。龍飛上亨衢。雉飛入深水。爲蜃得自宜。潛游江海涘。變化雖覺殊。有道同終始。光武與嚴陵。其義亦云耳。所遇在草昧。既貴不爲起。翻然歸富春。曾不相助治。至今存清芬。烜赫耀圖史。人傳七里灘。昔日來釣此。灘上水濺濺。灘下石齒齒。其人不可見。其事清且美。有客乘朱輪。裴回想前軌。著詞刻之碑。復俾存厥祀。欲以廉貪夫。又以立懦士。千載名不亡。休哉古君子。

送正仲都官知睦州

每嗟相逢少。常苦離別多。行行復壯壯。往往起悲歌。古來易水上。義士有荊軻。捐軀思報恩。飲恨歌柰何。況彼兒女懷。牽纏如蔓羅。是以世間人。鬢髮易番番。喜君得郡章。東歸隨春波。灘上嚴子祠。繫船聊經過。其人當漢興。富貴不可羅。足加天子腹。傲去釣於河。冬披破羊裘。夏披破草蓑。心中小宇宙。尤陋獻玉和。我慚賤丈夫。豈異帶面儸。未免爲鬼笑。誰知懼攜訶。安得如君行。收迹已蹉跎。空將閒歲月。塵埃浪消磨。正同三峽賈。盡力向盤渦。

送余少卿知睦州

青山峽裏桐廬郡。七里灘頭太守船。雲霧未開藏宿鳥。坡原將近見燒田。養茶摘藥新春後。種橘收包小雪前。民事蕭條官政簡。家書時問霅溪邊。

送江學士通判睦州

涉淮淮水淺泝溪溪水遲君到桐廬日正值采茶時試問嚴陵跡今復有誰知

送崔主簿赴睦州清溪

舟輕不畏險逆上子陵灘七里峽天翠千重雲木寒古祠鳴野鳥亂石激春湍正與高懷愜寧歌行路難

寄建德徐元輿

才子方爲邑千峯對縣門靜便琴意古閒厭鳥聲喧山茗烹仍綠池蓮摘更繁訟稀應詠物庭下長蘭蓀

送陳生還烏龍山舊居　蘇舜欽

百丈清溪見戲鱗嚴公祠宇與天鄰此中舊隱君歸去笑指人寰一片塵

題子陵釣臺二首　孫沔

舊交爲帝不能邀百尺雙臺照莫濤逸跡已將山共永清名仍與月爭高魯連解難終辭祿龍伯持傾只釣鼇刻傳一碑言未盡一灘風竹自蕭騷

中興曾作故人看抗節唯憐七里灘枯槁臥沙疑野艇叢篁生岸憶長竿天邊舊跡星辰動江上餘基水石寒應笑滑涎周呂望白頭因獵從和鑾

子陵釣臺　王存

嚴公英魄去何之江上空餘舊釣磯古木蒼煙鸛鵠噪清波白石鷺鷥飛山中秋色香杭熟壟下朝寒赤鯉肥何事夷齊恥周粟一生顦顇首陽薇

題釣臺　馮京

渭水塵空紲業傾。桐江煙老漢風明。蚤知賢達窮通意。閒把漁竿只釣名。

釣臺　沈括

漁釣非良業。相期遯姓名。太平雖不仕。故舊豈無情。七里林泉好。三公位服輕。片帆湍石下。誰不仰先生。

睦州秀亭　錢勰

秀色四時好。探春來此亭。花初擁檻發。山晚與雲青。得鱠嚴陵瀨。評泉陸羽經。歡餘不盡醉。鼓角限重扃。

甘棠樓

樓曲開三面。山重合四圍。溪衝朝靄出。颿並夕陽飛。芳杜供春望。晴雲渡袷衣。樊川猶未識。清興莫忘歸。

小杜睦州詩爲多。未有此也。

高峯寺

苒苒郡城東。穿雲入幾重。已窮攀上路。才到最高峯。竹老龍孫瘦。泉甘馬酒濃。何當來漱石。安隱飽疏慵。

漢太官有桐馬酒。

東館樓

前太守丁公善郎中。命予名之。按孫權赤烏中。使賀齊討黟歙。始分歙爲新定。入晉爲遂安郡。此今地也。會公善去郡。未揭也。宜曰分歙樓。

簾影隔朝嶼雲低書舍昏山形分歙翠溪色到江暉日盡天垂幕歌餘酒滿尊欄干不堪倚歸思斷鄉魂

玉泉菴

遙派落天潢分崖射壁光山從千古潤江得一源長風雨無時作珠璣滿谷量淄澠欲誰辯願借易牙嘗

勉郡庠諸生　趙抃

桐江爲守媿顓蒙來喜衣冠好士風勿學重思唐吏部教人多謝蜀文翁濟時事業期深得落筆詞章貴不空道有未充須自力莫將榮顇汨於中

玉泉亭

游游朝莫入神清落澗通池遶郡廳亂石長松山十里討源須上玉泉亭

題高峯

上石扳松千步勞下窺人物過秋毫嗟誰更向中峯頂樹塔孤撐碧落高

題甘棠樓

闌干十二壓仙瀛占得龍峯作畫屏林映遠籠千里月湖光寒照一天星望來瀑布眞霜練飛過沙禽半雪翎人賞不知春已老隔橋依舊柳青青

子陵釣臺　楊傑

高風誰得似先生七里溪山當畫屏功業不隨東漢祖光芒獨應少微星蘭臺有史傳名姓蓬戶無人問

醉醒。若使當時忘故態。何由千古羨鴻冥。

方干故居

千載富春渚。先生家獨存。元英播寰宇。丹桂付兒孫。文正重高節。子陵同享尊。泊舟明月夜。重爲弔吟魂。

方氏清芬閣　刁約

自別高居二紀餘。今朝重到懶踟躕。山川勝景依然在。屈指交親一半無。

嚴陵山

一染浮名十五春。強隨時態役天眞。何年卜築茲山下。卻笑區區世路人。

巡按睦州過烏龍山　元絳

羣山袞袞卷波濤。舉手天門尺五高。塵土多年昏病眼。猶能千里見秋毫。

桐廬晚景

向晚西風急。扁舟下瀨輕。帆檣掛山影。鼓吹厭潮聲。白鳥煙中沒。斜陽雨外明。油然五湖意。渾欲薄功名。

宿清溪安樂山　張景修

映嶺猶剩雪餘痕。瓶裏梅花枕上聞。一椀鐙寒聽夜雨。半牀氈煖臥春雲。詩成始覺茶銷睡。香盡翻嫌酒帶醺。我是掛冠林下客。山中安樂合平分。

過桐廬邑二首

隱君無姓字。何代至今存。數里山爲宅。兩株桐是孫。人煙半峯碧。溪水帶潮渾。多少來游客。茫茫蹋藥根。

三載江南客。還吳□復西。潮貪兩溪盡。雲截衆山齊。舟楫無空日。樓臺半上梯。桐廬隱君子。應笑只留題。

釣臺

羊裘東漢客。歸隱釣魚灘。天子不能屈。先生非苟難。雲藏古石在。風激世人寒。祠下青青竹。何妨把釣竿。

清芬閣

嚴子釣臺畔。猶聞吟嘯聲。榮華付諸弟。蕭灑繼先生。自製茶槍嫩。新開酒面清。紅塵不拋擲。那得白雲名。

再至新定有感　岑象求

蜀地吳天各一涯。去來三紀亦云賒。烏龍遶郭儼如舊。白髮滿頭良可嗟。老矣不堪多感慨。使乎何處是光華。周行歷覽猶疑夢。更問庭槐幾度花。

詠縣廳前古槠木

三十年前宰一同。朝朝相對此庭中。如今翠葉樛枝好。依舊朱欄戒石東。潘岳河陽花立盡。陶潛彭澤柳隨空。唯君獨自堅剛操。何異靈椿與夏蟲。

方氏故居　邵元

閒分魚竹到稽山。處士林泉一望間。歲月自隨流水遠。姓名長與白雲閒。鑑中人去荒遺迹。（處士鑑湖有別業。今不知其處。）溪口僧來寫舊顏。（處士祠堂眞像。卽會稽溪口僧悅躬筆。）何日放船訪巖藪。吾門高第約躋攀。（處士遠孫蒙。卽僕同知矣。）頁舉日敕放進士也。

題釣臺　馬存

子陵臺下山層層。奇峯壯氣橫寒生。處士溪邊水泚泚。碧波明月涵天清。老松假蹇傲世態。綠竹蕭灑吟風聲。潮頭百仞出海門。飄吳擊越如毛輕。飛來灘下不敢過。變作平浪歸滄溟。

清溪行　陳軒

山色碧與溪。扁舟泛落暉。水煙帆界破。水鷺槳驚飛。島嶼隨流曲。漁鐙隔岸微。月明何處宿。待訪子陵磯。

憶清溪縣

昔愛清溪景。人煙百里間。湖居皆釣客。郭外盡禪關。酒市遙青旆。公街枕碧山。枉教成久別。無計約追還。

泛清溪

曉煙如練曳平津。一櫂東風兩岸春。島鷺沙鷗休戀我。北堂歸有白頭親。

憶雉山書齋

松陰江曲舊齋堂。別業歸來各一方。吟想晚潮煙柳澤。夢游春檻露花涼。楊朱路遠空南北。青帝亭閒自短長。何日揚鞭訪前景。竹窗重整讀書牀。

桐江夕下

浪催鳴艫去嘔啞。古岸蕭蕭感歲華。雨腳蒼茫驚斷鴈。煙痕濛密溼棲鴉。蘆花正落汀飛雪。楓葉初丹岸有霞。漸覺望中山色暝。數星鐙火認漁家。

釣臺　　吳可璣

君王取天下。有人將甲兵。君王得天下。有人相昇平。我欲介其閒。區區安取成。莫若歸養高。高臥嵓之扃。直使萬乘意。慕仰非鴻冥。身雖隱漁釣。心豈忘朝廷。常慮天下定。君王志驕盈。羣臣習見聞。力諫不爾聽。不有不臣者。不足回其清。商山四老人。用是安西京。濟希絕世躅。萬一助皇明。年當建武日。上下成清寧。所懷憶不陳。終焉爲客星。如何逸民傳。乃有狂奴名。

過子陵釣臺　　葉棐恭

勢利輕捐寄傲中。毅然高節凜秋風。耕閒釣寂千年迹。立懦貪廉萬世功。須信林閒無怨鶴。更知天外有冥鴻。扁舟夜泊靈祠下。慨慕先生道不窮。

留題釣臺　　劉涇

水綠山青人可知。不知生氣得之誰。釣竿已屬嚴公手。直到元英解道詩。

釣臺　　賈青

萬疊屏岑夾兩溪。雨餘清氣卻炎暉。何時學得嚴陵傲。洗盡塵襟臥釣磯。

釣臺　　王逵

一句能通萬世情。若非高位卽嘉聲。如何自古留題者。不悟嚴光解釣名。

釣臺　　張綬

范蠡功成始遁逃。淵明五斗便辭勞。先生二事俱無一。名與青山萬古高。

釣臺　余闕

不誇長揖出宮闈。不重爲漁老釣磯。最愛清宵銀漢上。客星時共帝星輝。

嚴陵集卷六

詩

獨樂園釣魚菴　　司馬光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旌豈非貴。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祿窮百態。

次韻葛大卿留題寒光閣　　蘇頌

溪凝藍黛合雙川。閣在千巖萬壑前。漱石我思清病齒。拂琴誰共聽流泉。雲生北嶺橫空白。春入東郊一望鮮。況是江南風物好。待君重詠四時天。

送江公著（字公著知吉州民表當是兄弟行）　　蘇軾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豈惟濁世隱狂奴。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劍履。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棄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連檣一萬艘。紅妝執樂三千指。論書期會得餘閒。亦念人生行樂耳。（二耳字義不同。故得重用。）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縹緲可愛遂以小舟遊之作二絕　　蘇轍

扁舟匆草出山來。慚愧嚴公舊釣臺。舟子未應知此恨。夢中飛楫定誰催。

嚴公釣瀨不容看。猶喜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須尋藥錄。從今學取衲僧閒。

題伯時所畫嚴子陵釣灘　黃庭堅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爲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絕句

館甥宮裏歎才難。當日同朝聽百官。光武若知堯舜事。至今那得子陵灘。

釣臺　曹輔

天地何曾着兩雄。蟄龍飛去有冥鴻。北辰夜動雙懸象。南浦秋歸一釣篷。自昔何人繼高躅。至今茲地仰清風。悲涼古意誰能盡。落日江山醉眼中。

千峯榭　呂希純

古郡千山裏。高臺六月涼。開軒背城市。伏檻卽林塘。白佛當平遠。烏龍插昊蒼。水風生枕簟。嵐翠撲衣裳。欲雨高峯暗。新晴瀑布長。稻塍分錦繡。松嶺奏笙簧。自昔多賢守。於今載雅章。承流叨繼踵。主諾粗提綱。夙樂阿蘭若。端居最上方。南津有禪侶。默坐正相望。

紫翠樓

予臨瀟洒郡。終日坐樓中。樓上闢四門。門開面面風。南榮看馬目。北檻對烏龍。夕暝瞰兜率。朝霞望高峯。峯巒一相望。紫翠千萬重。中宵若笙簧。天籟起長松。直疑列仙侶。駕鶴相過從。

趙清獻賞春亭

遺直兼遺愛居今見古人殿中收白簡江上擁朱輪棟宇才函丈琴尊喜對賓遺亭佳木在長與物爲春

烏龍寺

秀嶺奇峯接釣臺烏龍直北更崔嵬蒼松合處虛亭斂千佛光中梵宇開林外瀑泉飛朔雪雲閒寶藏轉春雷攀藤更入西庵路一聽支郎語刼灰

承天思范軒

范公當日守江濱本是西清獻納臣瀟灑溪山瀟洒郡太平天子太平民棠郊遺愛今仍在竹檜高吟迹已陳還憶開元宋開府相望彷彿見精神

陳尊宿菴

尊宿芳名盛菴巖迹未頹織蒲隨日用僧版喚人回臨濟親推出雲門手托開于今兩禪派俱自睦州來

靈香閣

昔聞僧道開清淨本求佛談經悟教藏施棄蠲衆疾臨嶂起重閣最上構禪室靈香邈可繼壯麗固已軼桐廬瀟洒郡茲閣更奇崛峯巒互掩映松竹富蒙密我來一伏檻紫翠競森出塵襟與羈幘中坐悅已失清風來甚遠沖氣久彌逸東軒視蟠桃仙路如彷彿

蕭瀟亭

郡因賢守得佳名。水態山光會此亭。雲外僧歸穿竹隖。日邊鷗下集沙汀。浮梁倒影橫雌霓。寶塔張燈疊萬星。不獨班春行田野。重緣香火叩禪扃。

高峯菴

予嘗登高峯。近瞰碧溪隖。老松如臥龍。夾道忽騰翥。危梯過百折。直下看雲雨。善導有遺蹤。十佛從口吐。歲久缺其三。塵埃誰復數。佛壽倘能續。佛像諒可補。遶山行道迹。會轉坦無阻。中休有磐石。蔽日多林莽。安得德山流。來爲此峯主。結茅孤頂上。端坐訶佛祖。

玉泉菴

瀑布巖東轉。晝旗拂雲穿。石上霏微抱溪修竹通千个。夾道喬松過十圍。檐外一潭泓翠碧。窗間萬斛濺珠璣。使君不用笙歌擁。漱玉聲中岸幘歸。

江氏園

北渚南津路不遙。鳴騶喜過定川橋。竹開水榭涵虛碧。林外山堂對洑潦。地占上游眞壞塏。門通禪苑離塵囂。游人未歎尋芳遍。石磴山松正後彫。

民表園同菴

翠竹菴前久不疑。雨花巖畔更忘機。何人得似江居士。在定時多出定稀。

定川門

江如丁字湊城隈長畏蛟龍鼓浪來門表奠川聊致禱職當求瘼愧非才兩灘漲定沙痕白七里山晴霧雨開放出庾家樓上月卻留賓從少徘徊

王氏亭池

城外溪山知幾重獨憐池館占城中亭花不動波瀾細逕石相連島嶼通牀下繫舟同醉傅尊前垂釣似仙翁王家最數烏衣巷莫廢江南舊士風

朱氏園

十里遊山興盡回重留車騎款郊扉中橋駕石臨清港危榭開軒挹翠微夾道松風吹洒面滿庭花氣襲人衣殷勤更謝華亭鶴引吭高聲送我歸

和江民表韻　陳瓘

傳老東山水上浮玄沙六月雪重裘舊來消息今何在千里桐江月滿樓

合江亭上　楊時

倚杖鈎簾兩水間晴光飛景上彫欄驅催書鐲搏風去雲吐鈐峯作劍攢平野煙浮迷遠目晚溪潮漲失前灘騎鯨一往扶桑近休問人間行路難

登桐君山二首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綠波閒盤盤路轉千峯表冉冉雲扶兩港間掠水輕鷗晴自戲陵風高雁莫

爭還。結廬姓字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顏。

翠崖千尺峙雲高。樓殿暈飛壓巨濤。檻外回峯白連着。秖因潭下有靈鼇。

過七里灘二首

拂雲高雁倚風搏。下視平湖萬里寬。昼首扁舟又東去。錢塘江上看波瀾。

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颺插羽翰。回首嚴陵臺上月。清風千古逼人寒。

過清溪渡

天闊衡江雨。冥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雁爭飛。川谷留雲飛。鵜鴟傍釣磯。飄零江海客。欹側一驅歸。

題贈吳國華釣臺

君不見釣磯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鴻。田車同載非熊熊。鷹揚烈氣如飄風。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叟。爽概陵天動星斗。萬乘人親訪求。臥對變興忍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倫非所知。高風冢冢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橘水。橘溪不與嚴溪比。收身欲攝渭老躍。笑撚霜髭照清泚。澄潭夜月秋光浮。蟾波短艇沿汀洲。長繩巨石不能繫。飛颺片席歸蓬邱。巨釣沈餌牽九牛。一釣直取靈鼇頭。修鱗擺鬣浪山起。雲鵬飛翻忽千里。踏雲馮翼上青冥。一點孤光照箕尾。

嚴陵釣臺

漢綱久陵遲。國柄授權宦。典得英主威。明戒前失。三公經邦手。吏事固精覈。功臣欲圖全。猶不任以職。

矧茲放人分。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垂哲固前識。投身豶名爵。豈但旌尋尺。萬鍾雖天富。樊雉非予匹。石瀨清且泚。蒼崖聳而直。揭竿事幽尋。釣水鱗可食。羊裘禦冬温。袞繡未爲益。三旌屠羊肆。義在不吾易。用舍各有趣。高風亘今昔。

題方氏清芬閣　朱彥

干戈唐季風塵中。一代文章掃地空。先生詩名最晚出。句法未減元和工。玉壺藏冰不受垢。卜隱宛蹈嚴陵蹤。至今名字照人目。直與山水爲無窮。我舟南泊坐煩促。接歲風波仍轉逢。緬懷先生酌溪水。梅花如霰落晚風。清芬築室家有法。亦見裔孫白雲翁。叔今策得待三接。仲也昔跨御史驄。乃翁歸來三十載。語笑但覺朱顏紅。翁不見東飛伯勞西飛燕。南飛烏鵲北飛鴻。人生遊宦正如此。我欲買田歸江東。

題嚴子陵釣臺

泊舟釣臺側。敬謁嚴子陵。碧山如佩環。水作鏘然聲。定知千載後。尚復有遺陵。長嘯明月下。緬懷今古情。世利濁於酒。末俗遭塵冥。毫髮不一直。戈矛豈相爭。先生得高蹈。茍鈞獨可輕。持鈞偶自適。潛魚不吞餌。清風在人耳。凜凜見典刑。不如臺下水。方可濯塵纓。

寒光閣

駕舟掠杭越。小泊清溪門。年生江令尹。邀我谿南園。丹碧氣成霞。樸疏何鬱盤。江城春事起。臘候已向殘。的皪小梅花。暗香媚山樊。檻軒絕可愛。青士聯賓官。君家蕘蘭畹。歲久蘭有蓀。我生眞漫浪。嗜好無一存。

倘作山水想。十年勞夢魂。歷眼滄洲趣。茲盟那可寒。他年釣竿手。來傍沈郎灘。

題釣臺

漢柄久顛置。神鼎遂移新。志士恥驕餌。入山如避秦。中興有世祖。側席在幽人。元纁載安車。三反方來賓。光武泉石久。不羨北軍綑。臥屈萬乘尊。咄咄平生親。箕潁志不奪。槐鼎意從申。嘆息上與去。天子不得臣。歸隱富春渚。釣外無隱淪。高名懸日月。清風播松筠。至今七里水。不到南海津。（南海有貪水。至今雙石臺。）獨與西山鄰。古木下高鳥。清潺行素鱗。溪氣綠靄靄。野蔓青縕縕。客星照千古。鄧禹安可倫。手捉玉璜去。出處各有因。元素久寂寞。猿鶴叫秋旻。

題方氏清芬閣

一室翛然廣翳荒。嘯歌曾是傲羲皇。春風自逐桐花老。煙日時聞蕙草香。修竹幾年雍舊隱。新詩到處發潛光。從今應與嚴家瀨。相對清芬一水長。

兜率寺鑑光閣三首

高下人家隱亂峯。澹雲籠日水浮空。朝朝暮暮山容改。總屬虛懷一照中。

皎皎長空逈絕塵。青山雨後更逢春。一函古鑑新磨就。誰是光明內外人。

風吹宿霧寶奩開。滿目春容甚處來。好值軒轅磨瑩手。更無一物隱纖埃。

玉泉菴二首

高蓋西來動四隣。青青豐草馬蹄勻。平田淺水相因足。野杏山梨次第春。偃蹇長松如傲世。讙呼好鳥似迎人。翛然偶得棲眞地。方信浮名卽是身。

十里五里花無主。千山萬山春自忙。少年意氣傾都市。走馬橫來若電光。泠泠古寺風吹屋。羞死五陵豪俠場。黃金散盡身無益。獨有泉聲千古長。

再題

逸士有高躅。故山無世情。黃花香暝落。白馬赭清明。雲作朝昏暝。泉流今古聲。王孫好歸去。芳草又重生。

又題玉泉菴三首

僻陽藏亂峯。清流蔭修竹。短策資遠遊。斗酒招近局。幽草不知名。孤花送餘馥。采芹踢青泥。捫松憐舊綠。寄言潁川子。沒齒傷局促。爲君汨其泥。與我濯雙足。

落崖碧水支流去。隔竹黃鸝相應鳴。飛絮落花迎野步。細風輕煙爽人情。

天台大士碧峯頭。林館檀煙凝不收。誰坐胡床揮玉麈。一聲淸磬晚悠悠。

玉泉菴　江公著

風煙客衣輕。山行眼乍明。人非少年事。泉作舊時聲。草屨春遊倦。茶甌午睡淸。不教身自在。城郭莫烟生。

書靜勝院壁留別父老　蔡肇

青山雲半遮。慘淡有離色。溪水亦潺湲。嗚咽當枕側。男兒四方志。百年一行役。山水亦奚悲。我自本無得。

父老挽我車。洒淚牛悽惻。使君雖無力。慚無理人術。舉手謝父老。意厚難報塞。

釣臺賦 張伯玉

山水縈回。煙霞次開。不見逋客。空留釣臺。地適而清風不去。情傷而往事俱來。得魚之處猶開。崎嶇古砌。壘土之功未沒。重疊春苔。伊昔子陵貪幽。自遂辭光武之好爵。樂富春之勝地。雖無晦迹之勞。亦有垂綸之事。持竿一去。長爲避世之人。疊石九層。以盡平生之志。爾乃馮高易感。覽舊多傷。塵事與清波不返。紅蘋同白芷徒芳。相逢投餌之時。寒流淼淼。始及臨川之日。遠岫蒼蒼。今古堪悲。躋攀盡趣。潮平昔日之岸。風動當時之樹。石上少留人間。多故遊絲亂舉。初同觸日之疑。野竹隨低。忽有沈鈎之誤。迹是人非。蕭條晚暉。萬里之碧嶂如畫。幾片之白雲不歸。鷺立斜分之浦。魚驚半毀之磯。盡日而風波莫問。滿山之松桂相依。既而悵望歸心。裴回舊址。尋通樵之一徑。下鳴湍之十里。煙深釣處。空懷逸遯之峯。日莫臺前。無限潺湲之水。比夫燕昭王築而禮士。漢孝武登以求仙。構金玉之畢至。遂塵埃之共捐。曷若茲所。成於自然。峭壁參雲。孕清景而無多無夏。寒潭徹底。浸明月而千年萬年。已矣哉。幾歷芳時。誰依茂躅。秋風起兮浪白。春色來兮水綠。惟野鶴與輕鷗。自往還於水曲。

釣臺賦 錢勰

治平之初元孟春。某之役於新定。道出嚴子陵祠下。作釣臺賦。其詞曰。造東陽之下流兮。歷桐君之舊隱。俯清瀨之淵回兮。仰崇山之數仞。卽釣臺之故處兮。發麋編而猶信。濯七里之澄瀾兮。眙千齡之逸軫。輯

俎豆乎衆壑兮。供百嘉之初萌。湛尊罍乎麗澤兮。挹明水之至清。鏤肺肝而刻祝兮。以恭弔乎先生曰。在昔周衰秦亡兮。漢氏爲政。天不厭亂兮。炎靈中病。翦諸夏之磐宗兮。授五侯以魁柄。肇陽平之曠貴兮。資文母之永命。混伊旦之穜秈兮。極羿浞之梟獍。俄絓禍於百罭兮。內毒痡於九州。逞焚如之虐燄兮。孰可望於彼留。逮淵龍之未躍兮。嘗與世以沈浮。繄冥冥之何算兮。聊卒歲以優遊。百六究而新族兮。奉舊物以歸劉。雖緯箴以均慶兮。曾故人之獨不順。輟侯以辟禹兮。或姑治其幽憂。謂高臥其已足兮。安有待於營求。意友交之美初兮。慕施止於長背。將食士則見臣兮。非至高而莫對。當駕車之三反兮。終一言而見意。噫巢父之累刻兮。豈好大而事戇。蓋屈己以狗人兮。有時遷而禍會。孰與夫道雖高而身安兮。名將顯而迹晦。浼聊許以增高兮。詎少移於故態。此先生所以馳騖乎六合之外者也。向若凝滯思於舊學兮。垂餘念於勳庸。體菅輪之安乘兮。懷五兩之青銅。彼且廁予兮。立大功之諸將。責吏事之三公。下焉則鄙陋而不足爲兮。上焉則觖輈而不我容。設濡足以救世兮。將助理以赴功。則高密贊圖於擁節兮。迄見褫於龍章。新息誓亡於馬革兮。至死謗於炎荒。然後知先生照未然之成敗兮。識幾至之存亡。嬰祿利而不動兮。得光武而益彰者也。又若氛祲方結。鯨鯢未戮。四海沸騰。眞人隱伏。莫高匪山。莫幽匪谷。苟見請於木石兮。悵同羣於麋鹿。嵎亢世之高蹤兮。味話言之駭俗。雖不得與此臺而並傳兮。固亦無加損於自足。（按祖方志云。銅鑪縣北十九里。有白水鄉連一村名龍伏。相傳光武偕高獲微時避難於此。故穆父云云。）此志士所以洞想兮。矧精祠之可矚。激芳風於頹波兮。慨靈氣之猶畜。亟造端於登高兮。久裴回而躑躅。

嚴陵集卷七

記

駱賓王

應詔

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瀨。此地卽新安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淸。洞澈見底。往往有羣魚戲。歷歷如水行耳。人有釣者。試取投之。或有浮而不顧者。或有貪而輒吞者。引竿而擧。因以獲焉。其始出也。乃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勉。其少退也。則鼓鰓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於我。將欲以下坐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輟而呼莊周哉。余乃祝曰。猛獸搏也。拘於檻穽。鷙鳥攫也。縶於籠樊。素龜靈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置網。何不潛泥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鉤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晝。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緡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廚。曩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幾之謂神。達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囚於夏。孔邱賢也。畏於匡。且夫明哲之賢。尙罹幽紲之患。況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旣得之而舍。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飢者半菽可以充腹。爲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勦大命而後冀一殽之飽。擒而不殺。可謂仁乎。獲而不饗。可謂廉乎。且夫垂

竿而爲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術。兆應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邪。然後知古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爲鈎。繇四履爲餌。筴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轄者。鮑肆之徒也。踞滄海而負鼇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少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爲哉。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銘

梁　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於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見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昭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於當世。靜而不用者光化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而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於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焉。仰聆德風。刻頌於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烏戢同羣。四海旣平。故人爲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薤焚。狗鼠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

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陪遂安封明府游靈巖瀑布記　康仲熊

縣之西有山。山之巖有泉。勝可知也。薄遊於茲。懿彼幽絕。不佞終日。褰裳造焉。遂負綠綺。岸烏紗。屨及於城隅。杖及於通衢。背山郭之縈紆。乍緩步以徐趨。縣君封公聞而喜曰。興所引也。我得無行乎。乃命車騎。激嘉客。追我於楓香之野。乘我以驪眉之馬。載笑載言。遵谷超原。於是穿窈窕。躡嶇嶔。緣雲扶壁。極乎所聞。覺其陽崖劃開。陰壑旁轉。懸水百仞。注而成潭。萬象奔走以成形。羣峯回合而卻倚。練影挂於層漢。雨聲散於長林。潺潺然無晝夜而息。雖天台之飛流蔑以過也。吾徒盥於斯。鑑於斯。塵心洗然。世慮都遣。啜香茗以傲睨。招清風而詠歌。足以長道機。滌煩想。功名軒冕。於我爲賓。矧夫上隱雲天。下臨佛土。巖岫宿藹。時人穿窺。禪菴居解虎之僧。洞嶼棲驂鸞之客。永言長往。其可乎哉。封公曰。異乎夫子之說。今方國步未安。兵革多故。忠臣佐世之日。志士嘗膽之秋。遽欲退閒。恐非通論。僕曰。唯唯。幸無重吾過。請從子而歸。回首林蘿。謝白雲而去。刻彼巖石。聊記盛游。時大歷十二年莫春上巳之明日也。

嚴先生釣臺記　崔儒

易象以天地交乃泰。夫交者氣同道濟之謂也。同則無變。濟則兼利。雖君臣之殊位。品類之異數。其義一焉。嚴子陵與漢世祖。可謂天地之交矣。嚴君處道元寂。超然往返。獨以輔弼爲縲紲。以寵榮爲磹汚。絕世高蹈。歸乎舊山。斯達人之常域也。世祖以祿位抑之。不以褒崇加之。其來也同寢共體。其去也鴻飛雲逝。

示君臣之與際存天地之易簡道泰氣同主之至也後之人以常情所不及異而疏之餘而詞之是彫其至樸遥於夷途矣況今之交者權利傾弛百無一全知人知己事皆昧絕邈想遺塵慨然興悲觀其兩峯相嶔羣木茂植上有平田足以力耕下臨清流可以垂釣乃嘉遁之勝境舍此何居則呂尚父不應餌魚任公子未必釣鰲世人名之耳釣臺之名亦猶是乎行舟輟驅因有斯述將以誡夫僞交與貪位者豈直記事而已哉興元元年夏四月景辰建

睦州大廳記

李道古

任地列封有國之恆制張官考績王者之大轡故監部分剸世官爲重秦漢之來也隋新定郡武德四年改於睦州嘗析桐廬爲嚴州復爲東睦州尋併爲屬邑領縣六建德桐廬清溪分水遂安壽昌幅員一千二百里大山經川陵陸畏壘居七十萑蒲斥澤田植之壤居十二其餘中田小畝之數一農夫而食十人官或旁詔殘以漁利單戶危鄉歲虛籍計肆朝廷難其任也泊於山峻二江合會之勢龍門疏鑿矣轘轅東扼矣丹巖闕聳遠通海水巖險呀谿斗絕鄰部士族豪家望走洞穴刑理不直或頓機網故郡其新定州其睦若日親敬大化其封也自國家有兵甲之費不入內府經用所入浙右重於江淮茲郡重於他郡加以鐵官鹽策盡服其籍調租過於大半負息而應征蓋所以天不奪時人無其力也前時茲郡多命德賢風化所漸父兄成教君子爲之斯可一變而至於道也始自永徽仰書名宇森然在列以識遷授元和七年甲子歲記具錄累代刺史名銜除授年代如後

陸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皇甫湜

入州門東六曹之聯事所在。都其任者孑於門西。經始之意。衆未諭也。前刺史李君爲政更年。大惠一州。詔徵始聞而未至也。思宜利所遺。步覽庭內。顧以茲爲不厭。慮財鳩傭。卽日卽工。馮寬顯搆。相前增葺。儼然華就。翩然樂遷。六縣之駿奔。於是乎肅序。百胥之職事。於是乎總齊。羣官之退食。於是乎逶迤矣。利不十不變法。其斯之謂乎。錄事參軍。既荷寵餚。有懷章示。具以廳壁爲記宜異也。請湜書之。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記。

移城隍廟記

呂述

陸州城隍神廟。舊在城內西北隅。元和初年。刺史鄭膺。甫移至於城北門樓上。其地舊置州獄。及司法官廳。開成四年。刺史呂述。移獄就六司院東南之隙地。於廢址上立新廟。堂屋三間五架。階高三尺。上設鴟尾。三面行廊聯屬。東向開門。門外造廳一間一廈。爲脩容之所。五年正月十九日廟成。遷神像焉。神坐後。分晝侍衞於左右壁。其門左右畫兵仗屏之。南北列木寓馬二。階前植松六本。外夾道亦植松二十四株。三月十六日。大備牲牢雜樂。率將吏以落之。今記其祝詞於後云。禮陳八蜡之名曰。祭坊與水庸事也。然則城隍命祀。本在勤人。積厚成陰。環茲郡國。論功校重。冠彼神祇。白州城卜遷。神位已故。訪聞元和首歲。移置郡樓下。不在田乖鎭寧之義。居無函丈。闕鼓舞之容。況乎列卒巡城。通宵擊柝。往來褻慢。啓閉喧呼。既違肅敬之方。豈獲幽陰之助。述謬膺符守。親謁儀刑。睹籩豆之虧廢。祝史之倡伏。雖餚以黼帳。新其靈

衣而居非所安。理令改卜。崇墉之內。廢址猶存。遂規新宮。式從宏敞。丹刻咸畢。翬飛有嚴。揀此吉辰。敬邀廟貌。伏願永安閟邃。敷佑生靈。使封境無水旱之虞。牧守成富庶之績。敢申崇奉。毋媿聰明云爾。開成五年六月一日刺史呂述建。

馬目山新廟記

睦州主烏龍馬目二山。馬目在州西南。勢如驚奔。拔去不得。中蓄怪態。晏天常陰。望之而知其能雲雨也。先是州之右有潭。曰層潭。其深無底。鱗物宅焉。因立廟潭上。而馬目顧無之。每有禱則附而祝曰。告於層潭馬目之神。開成己未歲六月。江南大旱。述乃致精意於神曰。能雨則立廟。越三日。晡時雲氣從山來。饋烝糲進。空中濤喧。俄而震雨隨下。自是比旬必雨。故民有年收。八月既霽。述泝江四十里而遠。躬擇廟位。果有一峯壓江。隨水蕩搖。蕃茂蔽覆。淺濃百色。周步其下。絕無蹊徑。斬叢攀樛。漸得峭脊。蛇行而上。百數步抵大石。根如丰而頂如壺。仰視之有木一本十五幹。垂覆三面無地。獨其北平可居卜室。昭昭乎神之告寧也。乃依勢取高架爲新廟。明年三月二日戊寅成。率將吏以嘏之。盥於瀑流。席於香蕪。挂豆籩於森疏。饗笙磬於蕭瑟。燎於煙鬱。瘞於嵌空。揚颷而下過。釃酒祈福。信可以畏百衆而雄諸祀也。夫祭山曰庪。縣蓋謂或庪或縣置之於山也。今述相神之居也。本其義矣。尚永賚於斯民。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嚴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蒼以言之。尊莫尊於

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遭。干戈戢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莫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嚴陵集卷八

雜著碑銘題記

睦州大廳記

王者列土以崇化。諸侯供職以勤民。故保乂庶邦。而緝寧大範。然則良二千石。所以稱共理之才。肇十二州所以光無外之德。唐虞之秩可敍。龔王之政必陳。古今不渝。理道斯著。睦州新定郡者。天中勝概。浙右奧區。環繞翠山。練傾澄瀾。軒后登遐之地。南顧連岡。嚴陵垂釣之臺。北由屬邑。高風盤礴。爽色裴回。歷代名賢。出牧是任者蓋多矣。按隋書仁壽中。以睦而命郡者。取其俗阜人和。內外輯睦之爲義也。若乃星野士風之候。殖物產賦之宜。昏明迭運之由。廢置從時之理。著於史策。列在圖經。此可梗概而不述也。國家以天人合法。文軌大同。保我烝民。莫非爾職。以爲漢之牧守。入爲三公。則太重。重則無篤固之心。唐之郎官。黜爲五馬。則太輕。輕則有忽略之志。所以矯前代隆殺之弊。盛當朝欽恤之仁。凡百屬官。乘輅出牧。皆以本秩而知郡事。繇是政則不悖。民以之和。反軒昊之淳風。躋富庶之壽域。王猷所洽。百世可知。今知郡事田公。以東觀之任。榮右史之班。察俗去苛。觀風尚禮。下車爲政。朞月有成。墜興允修。無文成秩。先是郡有正廳記。卽唐本州刺史李道古所撰。以前後牧守品名。布於鉉鼏。繇歷既久。殘缺則多。不改成謀。惟新舊制。自唐顯慶二年。至聖運太平興國三年之後。所任刺史知郡咸列於左。其有錢氏割據非王命者。略

而不書。足以煥前哲之高明。俾後來之繼美。假文屬吏。以謹歲時。時大宋雍熙二年四月記。

嚴先生釣臺碑銘并序

先生道蘊於身。名揚於後。則世祖恩禮以旌其德。東觀信書具載其事。然而巢許抗志。飲牛欲全其節也。夷齊餓死。扣馬以諫其君也。至於逃其國而棄其家。違其親而遠其兄者。無足道哉。未若先生忘故人而忘大位。疾夫冒於寵名也。游紫闥而隱青山。戒夫溺於富貴也。勵君以攄其私瞻。勗臣以保其公器。教之大者。此其志焉。矧夫上動天文。遠歸江漢。進無苟而退無屈。如雲之在空也。動則平而靜則專。如鐘之在虡也。引釣溪流。魚可得而榮不可就。呂尚蹈厲之征所以媿也。放懷林藪。岩可築而名不可尊。傅說舟楫之勞所以媿也。矯激不亂於大倫。孤高無偏於小節。千古之下。一人可知。至今使遺迹煥然。高臺雙峙。鄉閭多敦樸之士。土俗盡樵釣之娛。化之無窮。道之彌遠。與夫祿不及而焚於緜上。義欲行而投於水濱者。不可同日而言也。術嘗讀前史。卽仰遐蹤。逮歷官塗。首宰鄉邑。登高臺而顧慕。瞻舊域以裴回。（縣東南有子陵故城存焉。）願寘襄懷。以揚不德。銘曰。

天清地濁。日行月運。人稟粹靈。道斯發奮。和光同塵。遯世無悶。猗歟先生。宏茲大訓。以君以臣。進退兼進。私寵不留。公議可振。潁陽操微。箕山義盡。仰之彌高。磨而不磷。依依雙亭。峨峨千仞。白雲悠悠。清泚芳潤。遺風不渝。華壤可徇。布之樂石。永騰令聞。

修夫子廟堂記

田錫

夫子之道布在六經深於六經者得其時遇其主而用之則王道明而萬邦受其賜也夫子之廟列在郡縣典於郡縣者習其禮潔其誠而祀之則廟貌嚴而諸儒知所宗也不然則帝王之道未融卿大夫棄德背義而朝廷禮樂似是而非也祭祀之禮不修士庶民淫祀徵福而春秋享奠如存若亡也宜其宮垣闕寢草木羅生祠宇荒涼風雨不庇矧浙江之右洞谿之濱建邦於山谷之間居民多水潦之害囂然舊廟密邇通溝富於城東南之隅在故疊闈閣之下藩籬疏壞固無數仞之高堂廡湫隘且非兩楹之制水至則几筵斯沒水落則塑像其積不蜴庫陋之憂安仰高明之祀加以俗巫交惑徵求木偶之靈風教未還奔走金人之福逮乎祀先聖享先師食祿者忽略而不知爲儒者流蕩而忘返錫以東嶽待封之歲移典是邦北戎薄伐之年議遷此廟人來獻地影亦庇徒宮贊温仲舒僉謀之獲戎張元吉輔成之督郵邱直方經營之七月某日興役也八月上丁釋奠也廟無祭器邦章以請之郡無經書上言以求之誌素王之新祠成斯文也列門人之塑像題舊贊也翼翼諸廡不浹日而成悽悽衆心不俟募而至惜乎鄉飲酒之禮久廢人不知尊卑黨有序之學久廢人不識廉恥列郡無軒縣之樂祭不足觀在笥非袞冕之衣禮不足取白華南陔之詩寢則無以警不孝不悌之心頖宮齒胄之儀亡則無以訓爲臣爲子之學然廟不立則釋奠無所執禮不備則釋菜無所觀是以築爲儒宮修其祀事請籩豆之古器復牲幣之舊儀祭之者可以交神明觀之者可以知勸教神明交則福至勸教明則化行夫世之澆淳在乎詩禮之用舍由乎上故顏回謂舜亦人也孟軻曰回亦人也若然則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必祖述夫子之至仁憲章顏氏

之亞聖。則文中子亦人也。乃知取法於延陵季子。問禮於柱史老聃。而知之乎。學而知之乎。勉人之學。讀是碑也。遷廟之志見是記也。罪言者得於斯。知言者得於斯。時雍熙三年八月某日記。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先生祠堂記篆者名

希深撰。子眞書。中立題。伯起立。

高平以諫官貶守睦。始訪七里瀨。立嚴子祠。召索溪口僧悅躬。畫古衣冠。作嚴子像。既成。自作記。聞丹陽隱者邵疏篆有法。遂以刻石咨焉。疏未嘗篆於人。篆此獨不讓。雖然不肯見其名。會子眞使來。又深於篆者。重之。且恐其不彰。使僕名之。更自篆名於其石之側。聖宋景祐四年三月四日。

與邵疏先生書

先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則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既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乃構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辯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於後世。今先生簑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與晏尚書書

伏以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曾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越之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亳。忽數千里。日思奏記。奚乎無階。恭惟搢宦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日以增重。仲淹皐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仲淹所能。蓋朝家之條教。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於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歙二水。合於城隅。一清一濁。（婺江濁。歙江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嚴陵之釣石。與方干之隱茅。又羣峯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偕。西南曰馬目。秀狀如松。白雲裴回。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骸。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言之不誣。爾干濵台嚴伏

增戰懼。尙遠門下。伏惟尊察。爲國自重。

題徐常侍篆桐廬縣額

張伯玉

桐廬縣額。故左省常侍徐君之篆也。篆自秦丞相斯以名烜天下。歷漢魏以降。學者亡數。至唐中興。始得李陽冰繼之。陽冰後又無人焉。至於我朝。有徐君。自秦到今。幾一千五百年。以篆名家者三焉。天下之人言篆者。不歸於三家。則無所祖尙也。其爲字之寶雄乎。其榮蘞乎。始徐君與林陵刁侯衍俱事江南李氏。號爲名臣。後從其君歸於我。刁初得太祝爲桐廬宰。徐君以率更令留禁中。嘗以版素馳京師。敏而得之。遂謁之於今。今之賢士大夫道東南者。過七里瀨。則訪子陵釣臺。至桐廬則樂觀徐君之篆。其名也豈虛然哉。皇祐初。吾進士同年之子。曰彭城劉敭。以淸白長是邑。且廣其速朽。走奉錢抵具區。買洞庭石來。命工摹刻於署堂之左。方請吾言以表之。夫古之人所以能流聲名。美風俗。使百世之後。談娓娓而不絕者。皆有以起之也。然則異時講桐廬之故事者。茲可泯乎。常侍名鉉。字鼎臣。廣陵人。其儒行節義。與其篆籀爲世寶者。悉書於太史氏。茲不復贅。五年冬十有一月至日。吳郡張伯玉題。

公堂銘（碑斷闕上文止錄見存者）

闕知人道之大。而治亂之不常也。故有斁學以本焉。然則學也者。繼天人之公道乎。人君用之以敍羣臣。以睦四海多士。由是以明盛德。以毗大業。所以張天下至公之法。用敷於天下。無德而名焉。又豈徒游是序。登是堂。觀簠簋。聽鏗鏘。苟習句讀而已哉。銘曰。

猗歟公堂。邦家之光。彌綸奕世。景行百王。道尊則勝。人存克揚。於穆頌聲。與時無疆。

睦州學進士登科題名記　趙抃

睦於吳會爲褊郡。荐嶂寒瀨。齒齒激激。風土物色。縹緲秀巧。鍾氣生士。翹俊殊甚。其學校自文正公基之。談經治文。出乎其間。日氣盛。金部向侯奉慶歷詔。更庶堂舍。學者爲便。距今業精而上第無虛榜。與鄉學木樹時訂。今得人爲三倍夥。是以知學之廢興在人。士之進退由學。聖時之明勸也。然士之所謂學。誠心竭力。企古聖賢道。將至其所未至者也。爵位於朝。仰首信眉。掌握當世務。與奪非是。出呼吸間。一率以正。然後盡人子忠義之分。稱人君敦勉之意。脣吻小巧。剽章刻句而已乎。因萃前後登第者名諸石。後來繼焉。嘉祐三年戊戌正月元日記。

桐廬縣令題名記　倪天隱

三代分土。諸侯世國。以治斯民。曰吾君也。其可逃。諸侯曰。吾民也。其可解。故其心相孚。而化治日起。且其地大不過百里。歲淹日積。其纖悉視民。不翅如照。矧壞材瑋行。其能久閉約於其閒哉。官以器任。則士能盡。士以鄉進。則民事悉萬寓以概國。其有忽而不治者。齊秦壞先王法。廢爲郡縣。其守令丸移而奕易。薍轉而蓬飛。斯民曰。彼且勸吾善庸何爲。吾惡庸何傷。官者亦曰。吾且去。是非吾民。吾安能汩汩自勞苦爲。故其孚誠不交。而卒以苟道。而曰欲歸民於三代。是棄食以求飽也。或曰。三代以侯治。漢唐以郡縣治。其治一。其亂也均。適一時之宜者。不必皆先王之法。是大不然。夫宿姦臣蠹譬諸蚊。蓼陽闢天。曉日發旦。則

聲喪影滅。投迹自晦。及微隱斂昏。萬景垂夕。復囂然起喔咿之患矣。賢否相易。其昏明之交乎。抑有大不可者。郡縣之官。凡幾位。夫天下之賢士凡幾人。雖堯舜之明。湯文之智。不能必察而材諸位。況紛紛然若不貨之市。其屢遷而亟貿也。嗚呼神靈之伸屈。存乎令守。取鍛鍊成案。取正於法而已。是令尤爲親切於民。桐廬。故吳分富春縣置屬吳郡。隋仁壽始用屬睦。中間隸屬不常。然獄訟賦役便於睦。故我宋因之。自錢氏以地歸江南。刁公以直道自信。出宰是邑。自爾以瀕海幽遐不爲要壤。而風教不能浹。斯民不識仁義之化。亦往往受敝。主上至仁。始用薦者得補令。而聞爲得補及其敝。上言者以私而民之得善令者天也。榮君資中。文敏而明。務以靜治雍容。閱案籍。得雍熙以來爲令者姓氏。第而刊之。其政之善惡。則皆昭然著在人口。賢者少。不賢者衆。則其官人之得失可以鑑。而後來者足以自發。俾其企善而懲惡。亡斯民之病。以爲石羞。熹祐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睦州新作浮橋記

錢　勰

睦古郡會稽之地。據浙江上游。當閩粵甌駱鯨歙鄱陽數道之衝。又南出交廣五嶺。屬之徼外。雖別道循江絕湖。率多鉅風駭浪漂溺濡滯之患。淹久歲日。使程賈貨度不至時。輕裘版輿。木楊揭篾。由此途出者。常居水道之半。郡治建德東陽江與歙溪二水合於東南。湍悍奔激。夏輒暴漲。雖窮冬沍涸。深不可涉。故四方之賓客至者。解鞍弛擔。倚立露坐而與夫郊野之人抱布囊粟。負芻荷薪以輸縣。以趨市門者。賈組易鎛。左提右挈。以返田里。以行慶予者。纍纍然雜進兩涘。引吭頓足。以須舟子。泝沿上下。移晷乃復。探懷

出金而後得濟。烈風驕陽。其偎僵暍。今上治平之初元。工部郎中吳興劉公。罷按察荊南北道。來臨是邦。不鄙其民。以自暇逸。又不爲赫赫聲名。以發取騰踔。獎善禁惡。一出於愷悌。郡遂以大治。若無可經意。故所思者益靜以明。而所及者益鉅以博。明年始命行歙溪之陜中。直郡城之南隅。維舟以爲橋。利濟斯民焉。其積功庸千有七百。自十二月庚子。至乙丑乃成。既成。公率其屬落之。且曰。是急民也。夫豈敢求名以無所論著。惟後人之知鳩工庀材。其爲用不侈也。無憚其繼焉。則茲久而可不廢。當爲之記。因屬之於鑑。愚以爲治古學務實政。以左右斯民者。無進退夷險內外輕重之異焉。凡可以行吾志者。當幸遇而勇爲之。惟公盡心爲民謀。蓋若此。此其可以刊之金石而無慚矣。後之來者。亦有以求其意也。治平三年歲在癸丑正月丁亥。會稽錢鑑記。

靈香閣記

棟宇可以庇風雨。臺榭可以遠燥溼。堂廡可以肅賓客。山川可以廣眺望。此居人之常情。而浮圖之說者則不然曰。不閎敞不足以表精誠。不盛麗不足以來信嚮。故惟窮工竭巧爲之而不已。既閎麗矣。而吳門之俗尤事侈靡。此丹艧金碧。新鐫炫煜。至於嬋人之力。竭人之財。而不知止。故其山林之峻深。郊原之昭曠。隱者之所卜營。非爲浮圖而不爲浮圖也。思允師居睦州兜率寺之法華院。佛學之外。兼妙岐黃之術。人有以疾病告者。必盡其技而爲之診視。凡湯液之所餌。砭鍼之所加。無不如期而應。自郡官至於編戶。皆稱其方技之神良。而功施之周普。由是車馬之踵門者。日月相繼而不絕也。嘗患其居宇之湫陋。賓

至無所容。遂闢故阯革而新之。又於其旁爲閣三間。楹栱崇高。軒楹虛明。經像嚴于中。草石蓄於次。名葩異卉。左右布列。藥欄華圃。前後相望。升其堂則聞芝芙之芬氳。游其庭則見竹樹之蔭翳。雖密邇闤闠。而山居巖處之趣備焉。考成之日。太守集賢王微之率賓寮燕飲其上。且嘉儲侍之美。因題其顏曰靈香。又賦詩以記其事。繼而作者二。車史館劉元忠也。觀二詩而院與閣之所有。皆可見矣。後三年。余自東陽赴亳社謁郡郵。會故人留止。過允之居。因得一游目焉。嘗謂桐廬郡溪山之清絶。自晉宋以來。文士多稱述之。往往載於題詠。觀夫城邑閭井。皆垣塗平陸。蓋與它州無有異也。及登高而望。則羣峯回環。一水縈帶。煙雲晻靄。朝莫異狀。不離指顧。而萬景在目。信乎吳越之佳郡。前人之所稱詠。不爲虛談也。而茲國又占一郡之勝處。高高下下。皆有幽致。足爲端居造適之樂。復以甘辛寒温之上味。給人朝夕之求。其爲利固已博矣。然則不得與夫競土木而誇閎麗者並也。宜乎微之元忠歎賞之勤勤如此。因書所見。以繼二詩之後云。時熙寧五年二月十五日記。元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上石。

葉棠恭

題嚴先生釣臺

漢嚴子陵先生釣臺。距桐廬郡城五十里。異時人迹罕至。景祐中。人文正范公。謫守是郡。始即臺下構堂。以祀先生。親記其事。屬丹陽隱者邵疏篆之。刻石今存於郡廨。又命會稽僧悦躬畫古衣冠。作先生像於堂中。既而過祠下。望唐處士方雄飛之舊隱。周覽裴回。慨想餘風。因復圖其像於堂之東壁。自是往來之人。鮮不登堂致禮者。激貪立懦。非曰小補。歲月滋久。棟宇漸墮。上漏側穿。像亦故暗。且地勝事絶。至者喜

留名迹。而狂易之徒。往往題名於像之左右。甚非所以伸虔安靈。瞻人觀瞻之意。乃以僚屬葺堂而完之。始爲塑像。以易繪畫。庶幾二高人之清標。儼然長存。而文正之遺迹。愈遠不泯也。元祐元年六月朔日。朝請大夫知郡事延平葉棐恭題。

敕賜唐二高僧師號記

周邦彥

有二大士。顯於有唐。在新定城。住阿蘭若。咸舉宗教。轉大法輪。曰陳尊宿。舍衆居守。今賜號兜率。以圓通門。隨彼機緣。引接沈冥。度無量衆。曰善道大師。乞食城中。處高峯山。築臺誦佛。從者三千。開口發聲。一一化佛。重累而出。方便善巧。修淨土行。其故道場。皆有遺像。而奉事弗虔。稱號無聞。爲日久矣。元符二年。馬公玗來守是邦。始知崇敬。雨暘請禱。如響答聲。請命於朝。乞加褒顯。元符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下。賜尊宿號曰悟空禪師。善導大師爲廣導大師。明年三月十七日。具花幡威儀。表揭新號。爲僧伽梨。被服二像。州民大集。巷無居人。時方霾雨昏翳充塞。導迎之初。黃霧寒除。赫日顯照。開闔陰陽。成於奄忽。萬口嗟異。得未曾有。窮聞眞一法中。毫芒不立。況此名謂。何所加損。然諸聖帝。雖諱實相。不廢假名。故雖有漏世界十二類生外道。狂解十禪。那因果訓答。一十八天。乃至信往行而地爲位。五十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唵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七種名字。乃至過去無量德數。果地正覺。莊嚴名稱。皆依空建立。初無實義。以假名字。引導衆生從佛。至佛所不能已。則二大士加號崇餚。義亦復然。法身現前。亦應攝受。而馬公夙植德本。深達苦空。示宰官身。而作佛事。平等施德。如物蒙雨。與者不與。而受者不懷。平等施刑。如人觸刀。

割者無怒而傷者無怨故能嗣續眞風尊禮先覺開發勝利爲四衆首因緣會遇適當斯時知其由者可無人乎年月日錢塘周邦彥記

陸州政平橋記　江公望

太常丞李公勉之爲是州也州人安之政之在事者有條事之在物者有理簡而不疏文而不害日閱百千牒訴應手而解老胥黠吏束手旁觀終莫得其間無終訟無留獄郡稱爲神明乃欿然猶以民隱爲憂州之南有大源其源西出於歙合婺水東注於大江夏秋雨淫二水鬬湍悍決溢齧高岸拔大木舟人患之行道所會前值甌閩江南浙東郡邑之民源源而來後奠杭歙通途支道躡踵而至適二水之患弛負解橐駢肩重足後渡者積石依山之民平旦負薪芻裹果木之實趨城市以貿朝晡之膳老穉仰哺至夜莫不得食工部劉公述創爲浮梁悉弭斯患出於倉卒未有爲修完之計者故不五十年而毀矣前日之患復見於今日我侯心存之而戚見於顏色州人相謂曰我侯我父母也豈以一浮梁而貽我父母之戚乎各率緡錢付僧守慧等董其事木美工善籌畫有度其袤相望睨人若巨擘其廣肩任負戴雖若連雞乘雁交臂而分馳不相留礙力之所任百斛不墜隱若平地然會費無慮數百萬裒餘金鬻旧爲異時修完之利水之東南有天寧佛祠是祝吾君萬壽之地百官走趨閱月而祝無有艱險此又食土之人所當竭力者也成以政和四年甲午正月丙寅二十有九日丙午越二月二日我侯率官屬如天寧以落之所以祝吾君也嘗請名於公望竊謂昔周之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朝火覿矣而川不梁歸告王曰

陳侯國必亡。王問故。對曰。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梁成。先王之教也。又曰。十月成梁。夏后氏之令也。先王不用財賄。而廣德於天下者以此。今陳火覿而川亡梁。是廢先王之教令也。不亡何待。夫川梁之廢興。足以知政之得失。安可忽者。先生之教。寓之於政。其令著之在法。孟軻謂子產當大國之政。區區一輿梁之惠。而不知政法之在人也。政法不行。是無先王之教令也。故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政平則教行。所以得人心。法行則令著。故民聽一而不惑。是以此邦之人不出於驅迫。歡然致力。不一豪取縣官財賄。咄嗟而成。方來之人原。享我侯之德利。非以政平故邪。因以名之。有觀其民而心維其義。不復爲怠偷之政。是橋也。其利新新。曷窮已哉。越二日庚戌。江公望記。

九峯菴記

天下事不獨事始爲難。卒之又難。事之始。必於艱難慮患之時。故其思深其力勤。卒之者。常在安逸無事。人情軟熟之後。罔不縱弛怠偷。鮮克有成。僧智日以九峯造立卒業。具述本初。屬余記之。余猶能憶少時之游。敝屋數間。入其室闃若無人。僧醉寢藍樓。過午未飯。然其山峯之羅列者九。肩差踵後。襟繞帶絕。漫不省出入蹤徑。竹松茂密。光景蔽窺。窄窄聞摧枯拉朽聲。不見其人。距郡不數里。若在景雲香靄間。靈區奧壤。鬼神靳惜。不以示人。居之久難其人也。比邱清鑑行高德鉅。心地穩密。州被甲乙。以鑑來尸。屬久敝之後。用力艱。用心益精敏。居久之。人化其德。施手開展。締構一新。既而以老告州。復用甲乙。以其徒智日代之。方艱難慮患之時。非鉅有才有德。莫能經畫圖回一代之成績。不可不吝其擇。甲乙非其人。安可使

也。有維有綱。既立既張。凡百悉蹈繩檢。世其業。雖中才可也。況其人精悍多智。書苦身克意。雖在安逸無事。人情輒熟之後。毅然有爲。以卒其業。事無固必。顧得人如何耳。蒐之甲乙。何負於人哉。佛有新祠。寢飯其堂。庖有儲有饔。澡有室。鐘有架。屋翼然。坐方丈。其徒鳴呼稽首。成一保社之力。勤矣哉。諸峯著丙方者。最爲秀絕。易佛祠值之。其盛固智日之力。然形勝古有之矣。政和五月乙未記。明年二月甲戌書之。

興福院記

凡出於心之所同然者。雖夷夏異區。貴賤愚智少長之不相若。寥寥歷數千年。得之者如出一揆。心猶虛空。無毛髮介。然空缺處。谷滿。院滿。牛豕鼻喙滿。汙邪甌窶滿。提攜負汲亦滿。終莫有德其賜者。蓋終身由之不知其然也。至於灑然若醉醒。夢覺。當有自來矣。何郇建德一聚落。土風沃美。兒田婦桑。無有齟齬。功不十而利百之家。饒財榮驁。易侮之心生。使酒尚氣。椎牛博戲。攻剽爲姦。馳死地如騖。一旦強力惡少。革心爲善良。門閭櫛比。惟善之慕。西屬天寧佛祠。學道者過而問焉。東北距興福。是院廢於保昌。至錢氏復興。歲在丁亥。越甲午。凡一百五十有三年。政和初名額僅存。頹垣廢址。蒿茅白葦。飛走交午。敝屋三間。居者無復僧事。僧靈皎出緡錢八百萬。施者亦如之。建爲殿者四。能仁僧伽法輪十王之像設焉。閣二鐘。今虛業具在。殿之陰爲演法堂。次爲函丈之室。挾以海會香積。而門廡浹之。凡諸莊嚴之具。佛比丘諸所受用。無一不備。人之纖嗇。既入而探諸囊中。如曳九牛之尾。八百萬錢出於荒山窮褐者之手。若非超然感悟。越一切拘攣之語。與其徒而應之者。若流水趨下。茲有以啓之者焉。得於所同然者也。由一佛祠

破慳貪之疾。化而爲一鄉之善俗。由一鄉化而爲一邑之善俗。其利賴曷窮哉。刑厥之不若化其心。使自得之。故曰。得其一萬事畢。斯一也。擬心卽二焉。有問速化之術。余告之曰。知此而已。五年乙未工畢。明年八月丁酉江公望記。

龍泉院記

龍泉一斛水爾。有龍常所托止焉。召風走疾呼。起雲霧出肘腋間。俄頃嘉雨四洽。邑民德其賜。作佛祠而庇焉。因以龍泉名其祠。靈區奧宅。神物之所託。是故山川草木。沃潤而清美。代有異人出焉。有諸禪者。莫知所自。其高道祕行。人亦不知。託於龍以福此方之人。民以旱告。甘澤之應。若答響焉。故歲多穰而民力以饒。僧奉齋錢。忠懿王嘗召演法華文句於竹林氏。學者數百。雄經鉅論。博觀泛覽。精簡妙義。析秋毫矣。歸老人漸其餘。悔吝遷善。爲一鄉美俗。可良。四代孫也。以禪學往保邑本安禪院。一日有豕逸於屠刀之下。徑趨而跪。伏吭而視。若有所訴而不可言。頃之屠者至。亟執之。哀號可憐。以金易之。豢養久擾如善良之人。畜無知也。能逃死於萬無一生之地。知所擇也。知所擇謂之無知可乎。不逃於比閭之居而逃於佛祠。不逃於它比邱而逃於善知識。余譬之善良之人不爲過矣。凡有心者物之偶也。有偶則諍興。惟無心故有心者歸之。非有道者不處也。師退居龍鳥邑人挽之而不釋。願修故龍泉院以爲師處焉。裒金鬻材。爲殿一區。法堂丈室。兩廡三門。悉具。誦閱有經。製爲區藏以待。未暇閱者。挽之以行。燕居有室。以需四方學者之至。仰高明。俯清泚。宴寂之餘。以爲興居之適。又有所謂水閣者在焉。成於政和六年丙申三月壬

辰越丁酉良屬余記其事一舸之水甚微龍託之而神變化自如需爲膏澤以福於人而佛祠託之以興一豕之生固不足道善知所擇而良之道行益著而佛祠託之以不廢矣激則遠水激則悍登高而望則見遠順風而呼則動厲所託者然也至於離人而立獨無所事託而良之道吾不得而知也

惟菴記

眞悟老禪脫烏龍之縛結茅於其山之西岡以爲宴休之地余一日訪之行新田間泱泱水流可掬可濯入其谷松杉青潤色欲染人衣褐未到三數步小僮候門一犬吠喈喈應竹作聲自是一山川風物橾檟無藻飾函丈之地唯留一榻牀敷隱厚經行之餘兀然危坐坐久卽臥安隱無它苦與余說普通年前事率皆無味之談聽者欲寐余將歸肘余曰爲我名此菴余名之曰惟菴三界惟心萬法惟識釋之者曰惟遮境有識簡心空遮有則一心獨照簡空故萬法擬然心法相望卽非不二境余別爲之釋曰三界惟心一心惟菴不遮不簡惟境惟心聽者霍然釋寐捍頭拊髀躍而歌曰心惟菴兮菴不知但見白雲朝起東山飛菴惟心兮心不住明月前溪夜流去朝朝莫莫何時了是中本不同生老一衲蒙頭百不爲又是青山歌好鳥歌罷眞悟老與余相視一笑解袂以歸釣臺翁江公望正月十九日記實政和丁酉歲也

呂希純

改定州門請僧看經疏文

伏以川在境內斯民所依水由地中於性爲德粵維新定之野適處兩溪之交爰自比年以來頗爲潤下之理顧茲城闕密控津塗乃涓令辰載揭嘉號集禪關之淸衆課華藏之祕文並集勝緣庶申善禱謹於

南山廣靈禪寺。請比邱八十一人。就定川門。轉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八十卷。并用回向。歙婺兩港一切龍神。伏願由斯法供。諒乃誠祈。伏慈力之無邊。運神光於莫測。妥安源流之道。永卻驚瀾。保佑空廬之俾。諸寧處。伏惟三寶。俯賜澄明。謹疏。

請刻石跋

江公望

歙婺二水。爲睦州之患。歲必一至。或再至焉。壞城決隄。敗積儲。毀廬舍。中夕弛備。遑及寢戶。居民破屋以出。其不爲魚亦幸矣。前昔州郡患之。終無捍禦之策。雨久則二水爭行。山夾岸如束。壅遏不得去。故是患非可與智力爭也。舍人呂公。盛德君子。愛民出於誠心。嘗祭二溪之神。其文州人猶能記其彷彿。水潦暴行。更相遜避。若兄弟然。詞意惻怛。惜乎不傳。易門額爲定川。揭之日。復有文請禱於釋氏。由是定川而後。凡二十有一年。不復有水患。水無情也。若告語神爾。神與人不可以言語傳也。所可格者誠爾。誠不可以虛拘也。所以達其誠者斯文在焉。訪求累年。今始得之。願刻諸石。以貽將來。不墜斯禱。惠莫大也。政和四年甲午二月初五日江公望書。

嚴陵集卷九

雜著記疏

重建兜率寺記

羅汝楫

汝楫少時。以事過新定子城之北。連闥洞開。有屋數千楹。目其榜。則兜率是也。卽時遊焉。祕宇屹然以高。線舍窈然以深。支房別院。重樓複閣。內外整整。足爲望刹。念此邦薄事力非它州比。僧居之陋。取蔽風雨而已。迺獨雄盛如此。諒非偶然。呼寺僧詢之。實唐陳尊宿故居。陳得法於繼當時。緇素歸重。加姓其上。以尊宿稱。太守陳操師事之。親受法要。事見傳燈錄。後世追仰其人。相與飾此遺武。無足怪者。及得舊碑讀之。乃開元二年台州刺史康希詵文。其敍輪奐之美。反復至數百語。詳其語往往過於所見。則寺之雄盛舊矣。不因陳僧而然。惟是數百年間。相繼增葺。久而益新。亦豈無所自也。紹興十四年。予來蒞郡事。則寺以焚毀咨興廢之不常。爲之悵惜久之。它日與客語偶及此。客持三說。以起廢爲邱墟。小庵嚴奉。有所未至。此一率不可不復者。一也。疇昔寺無恙。徒衆如林。記今所存。尙復不解。或至散處市肆。行業俱墮。三尺所禁。豈應坐視。兜率不可不復者。二也。寺占形勝之地。密鄰治。廢址蕩然。無復藩籬。居州人築塹之用取給於此。春鑿日至。氣益以索。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三也。是三說固不誣。屬當巨浸之餘。公私屋至摧圮過半。方務悉力營繕。何暇它及。比就緒得請奉祠。蘇使君實來繼予。使君頃守嚴有惠愛。未幾復臨舊治。

民習其政。坐以無事。先是兜率之廢。天中節齋禱。卽詣烏龍山寺。遂爲故事。使君喟然嘆曰。天下州郡。皆卽在城佛館。以嚴歸福之供。而吾州獨不爾。乃率僚佐走郊外。亟拜而返。權宜可也。萬一熏修之事。少有不虔。稽察惟艱。其何以自安。州雖陋。顧不能新一剎乎。其意殆在兜率未遽發。會有以林木獻寺者。不得類皆瓌材。其數爲多。寺僧祖照德淵輩。相與經畫復興。不籍於寺。而願預其事者曰。惠空僧正慧端實總護之。於是分詣大姓。乞其功用之費。遠近響應。無不樂施。其或無積貲者。人受一甎。使日輸贏餘置其中。伺其滿持以歸我。錙銖積累。初若微甚。卒至於不可勝記。事賴以濟。是役也。經始於十七年冬至。十九年正月以訖役告。凡爲大殿者五間。山門十有一間。兩廡四十有二間。爲廳事者二。待長貳官屬之至。斜廊六間附焉。惟法堂殿壇舊所有。姑因之。餘皆煥然一新。又僧守越募工爲三大像。夾侍六人。如諸方之儀。有穆其容。瞻者增肅。餘力對飾湧壁。曲盡其妙。予居比郡。聞寺成。意前三說者有以啓之。及傳使君言。則其享上之誠。惟恐不至。彼三說者抑末也。嘗觀天保之詩。一章曰。俾爾單侯。二章曰。俾爾戩穀。三章曰。以莫不興。以莫不增。末章。則又取物爲況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古人歸美其君。惓惓如此。蓋臣子至願在焉。不嫌於繁。今使君顓營精廬。以申此志。而革一時權宜之例。茲亦勤矣。況復誠之所感。化荒榛爲梁棟。易朽壤爲頖璧。宜無難者。天下事其有不可爲者哉。此寺唐神龍初中宗所建。號中興寺。既而改龍興。國朝大中祥符元年。始賜今名。紹興五年。宿兵於此。一夕遺火蕩盡。實正月八日。迨茲十有四年矣。適使君再至。乃始成之。豈其成固自有時也。使君名簡。眉山人。黃門先生之孫。才行

兼優克世其家父侍郎公春秋高益康寧人以爲豈弟之報寺成云始庶以郡人意致書求記義不得辭因爲敍其本末而繫之以詩其詞曰

兜率在天惟佛之居詔揭美名貴此精廬琴檠翼然金碧爛如妙極人功與天不殊犖犖老師宗門之傑於焉利生機鋒宙掣擁笏擎卷擔囊蹋蹶仰止高風千古不滅鋒鏑之腥實穢戶庭災延萬瓦炎埃冥冥載夙告祥維其乞靈無所於寄遠走林坰蘇侯再至念此咨嗈事有不虔臣子之愧既發其意亦佐其費緇徒奔走以承其志寶殿有嚴擁以修廊毫相居中巍巍堂堂淨侶咸安勝壤增光老師之奉出於衆香鳴占里社靈場再肅以戒以告無慢無斁義篤亭亭不私其福於萬斯年惟吾皇是祝

均減嚴州丁稅記

詹元宗

嚴依山爲郡地狹田少厥土燥瘠勞於播種其民貧窶艱於粒食惟陸耕是力惟蠶桑是務惟蒸茶割漆是利其父兄子弟役役終歲僅得以無飢至於供億公上則又不堪於煩費浙之俗謂夫貧而喬者莫嚴若喬豈其欲哉貧累之也聖天子出治以一視民如子嚴之貧聖天子知之矣聖天子不忍其貧而下稅偏重也慨然念之乃下均減之令命大臣以董其事命監司以稽其實命守倅以欽其承曾不閱時汔有成議討嚴之丁凡十有七萬五千七百四十人減絹凡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二匹爲錢凡四萬七千一百七十緡以沙田廬場之租補大農歲入之數令既下而嚴之民力寬矣昔也人輸絹率一丈二尺八寸今也七丁率輸絹一匹則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嚴之貧民始被無窮之惠猗歟大哉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竊惟君之與民。其勢若相嚮絕。而其人相資以爲養。民非君不養也。君非民可自養乎。穀粟非民孰與食之。絲枲非民孰與衣之。君之賴乎民者衆。則其取於民者。宜亦有制矣。蓋爲富者有不仁之政。知予則得爲收之方。輕則貉。重則桀。二帝三王之所不由也。聖天子躬行二帝三王之政。其於斯民豈一日而忘之哉。非能以天下藏天下。其能捐利以予民乎。非能以民之心爲心。其能約己以厚下乎。令下之日。六邑民大和會。謳吟鼓舞。蕭爲叶氣。自是蠶麥告登。穀粟存稔。有年之應。緣類而至。夫豈偶然也哉。先是嚴之習俗。苦於丁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聞。今歲之春。城居之民。有一產三男子者。輿人之誦。以爲均減丁稅之效。其應之速。猶影響也。故德不修則干戚之舞不可以來遠。誠不至則宮商之奏不足以降神。物則相感。事有相因。自然之理也。亢宗不材。幸得承乏爲長吏。獲與斯民親被實惠。懼無以侈聖天子之賜。謹以顛末鑱諸石。垂諸方來。且以託名於不朽。乾道癸巳七月壬辰。左朝奉郎權發遣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詹亢宗記。

重修嚴先生祠堂記

呂祖謙

緜東陽江而下。經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海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爲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即今之釣臺也。謂兩臺對峙。野王所不記。蓋亦怕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治築屋祠先生。且爲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

迹。以其像置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不忘。遂侑食於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爲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頹圮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力新之。時祖謙病廢臥旁郡。公以書見諉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嗶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其舊。薄海內外臣子之責塞矣。亦何必奮臂於其間哉。沒身邱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常瞻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庭諸臣奉命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爲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爲故人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霸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猶倦倦未能忘耶。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歎。施及後世。賓友耆俊。遂爲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韻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傚世之民。一再傳之後。且將爲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厲。名檢之外。綜理幹略。亦往往高出後世。泝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也。至於節義之敝。變爲亢激。特時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理。非造端者之故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瞻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也。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泗下上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儀。風清檻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爲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

待憩。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序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隣。口江人也。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吳桂淳熙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朝請郎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沖佑觀呂祖謙記。朝請郎新漳川府路轉運判官虞似良書。

重建嚴先生祠堂記

陳公亮

惟得道之士。然後能全其高。惟樂道之君。然後能遂其高。惟慕道之賢。然後能崇其高。先生漢光武之故人。光武既有天下。先生獨隱淪漁樵間。非傲軒冕也。而軒冕不能汨。非恥功利也。而功利不能污。玉之潔。冰之清。後世無得而稱焉。非得道之士能之乎。光武爲中興英主。思故人而訪之。既至同寢處無間。非不欲寵之以爵位。厚之以稍廩。乃縱其飄然長往。終不敢屈。非樂道之君能之乎。先生沒千有餘歲。迨我本朝文正范公來典是邦。始卽其遊釣地設像建祠。爲文以表大之。歲久棟宇頹圮。淳熙庚子。太守蕭公燧復加繕治。易腐支傾。亦既載新。未幾。守僧不戒於火。一夕煨燼。公亮始至。愀然有動於心。方度材會役。未及有爲。明年提點刑獄劉公穎以執事按臨。相與歎息。乃與安撫張公枸。轉運錢公沖之。提舉石公起宗。各捐緡錢來助其作。其致志卓越。翛然與文正相望於百五十年之間。非有慕道之誠疇克爾哉。于時歲事再登。工力頗裕。視前之輪奐有加焉。曰三賢堂。曰客星閣。曰招隱堂。曰羊裘軒。規模高邃。皆踰舊制。且別創遂隱記隱二區。翼於三賢堂之左右。寓僧有舍。休客有館。山巔之臺有亭。闢登壇之道。而級之以石。道先有亭以憩。視壇稍遠。復爲亭於中以便游者。閣之東偏有泉。其色如玉。亦亭於上。牓曰玉泉。因筆

其始末。以昭諸賢使者崇高之志云。淳熙乙巳十有一月朔。郡守東陽陳公亮記。錫山尤袤書。開封趙公孚篆額。

重建貢院記

嚴陵爲今三輔。士風日隆。頃當大比應詔者。已三千人。郡舊有貢闈。夾於兩寺之間。其地湫隘喧囂。其棟宇卑陋淺窄。不惟不足以容殆。非朝家嚴科制崇儒禮士之意。然而郡治瀕溪。每遇海潦之溢。則淖浸城市。居民奔迸遷避。往往卽官守佛廟而羣處焉。予被命初。首訪是邦利病。咸指水害爲急。特未有以賓興之所言者。比至往覘之。而氣象蕭索。若是其甚。大以弗稱爲恐。竊謂避水所急也。取賢斂材之宮。尤不可緩也。得一賢人。則天下被其福。得一才士。則天下蒙其利。使予固欲得高爽地。築室數百間。爲吾民避水計。而民不雅馴。與其區區惟水是防。孰若一新禮闈。以振士氣。使它時賢能由此而出。將均其施於四方。豈是水之足慮。萬一交流暴漲。有所未免。不妨斯民蟻赴而蜂屯。庶幾一舉兩得焉。謀旣定。會婺守待制洪公邁以召命經筵館於是。因以見勉。於是相陰陽。審面勢。得地於州序之西偏。計其廣袤。適足以當堂廡之地。層巒前列。秀氣可揖。崇崗後峙。旺勢歸然。眞角才戰藝之場。摛藻振奇之地。同僚觀者。咸曰休哉。乃鳩工度材。授以規模。政事餘隙。必聲督之。別駕二三公。旣日相從於蓁蕘中。而諸邑令佐。又悉能勸相率富室之樂教者。以助其直。亦可以知衆心所鄉矣。經始於乙巳之孟冬。迨丙午王正告成。費不病豹。役不歎勞。爲屋凡二百間。內外大小略備。簷楹飛甍。梁棟屹立。望其中則儼如。視其傍則翼如。井井繩繩。端

若天造而地設焉。或謂其地蓋熙豐間貢士所。司諫江公公望嘗於此取兵級。兵寇後文記不存。無以考證。豈好事者附會其說。以張斯舉乎。不然。則廢興各有時。信非偶然者。因以記於其末。淳熙丙午三月一日。朝請郎權知軍州兼管內農事借紫陳公亮記。淩儀趙仟之書。

書瑞粟圖下

淳熙十有二祺。皇帝將以冬日至郊見上帝。明年太上聖壽八十。預於十二月朔。奉上尊號册寶。用正月一日行慶壽禮。天地並貺。神靈懽喜。產祥效祉。不知狀名。維時嚴陵實太上之潛藩。今日之輔郡。迺生瑞粟。錯落原隰。或一莖而兩穗三穗。至於九穗。或一穗而兩歧三歧。至於五歧。嘉祥創見。目所未覩。視周禾之異畝同穎。漢穀之一莖六穗。殆異世而同符。豈非以穀粟者。常庖之所需。奉盛之所告。厚民生而示至和。皆於此乎見之。今聖主事天事親。兩盡其誠。而又務農重穀。軫於淵衷。宜其叶氣薰蒸。蔚爲嘉瑞。不於草木而於穀粟。不於庶邦而於潛藩近甸。列歧駢穗。昭然以彰厥符。不亦休乎。公亮屬守茲土。因邦民來告。不敢輒隱。既圖之聞於朝。以備國史之登載。復鋟石郡齋。爲一時之光云。乙巳十月既望。知嚴州軍州事陳公亮題。

淩西湖記　錢聞詩

淵水瀠水周以都。洙水泗水魯以國。周三代之盛。魯列國之尊。都焉國焉。資水乎。曰。都國之建。士欲秀。民欲阜。不資乎水。則二利莫致也。烏龍巖山之主。來自東北。聚氣於子州治。按之。午向得水。山生旺。西南方

則瀦水。今有湖。此方歲放生。祝聖壽古碣碣千岸。湖方四里。南一里。僅有水。餘皆赤地。草芃生。牛馬豕羊牧焉。岸北溪長數百丈。久無浚者。砂石積平岸。夏潦秋霖。水漲抹岸。漫民屋廬。入湖蕩激。湖南岸爲河。長三十丈。深闊三丈。水注江。地理之說。謂水山水利生旺來宜西南。利衰病去宜東北。今西南去。無東北去。水反陰陽之利。始知郡今空乏。人多貧。少富室。士登桂籍。赫赫聲名。不如舊。皆害於水。而又不能廣封人祝聖之意。聞詩深念之。那乏未暇理。適經常外有輸入者。可當浚河費。溪則不給。因命縣官輸等第家浚溪。彼欣然如諭。各分丈尺浚。繼命郡戎官趙善特。偕建德宰邵遲。尉李唐卿。督浚湖役。季冬農隙。以善價券夫。一日得數百夫。集。喜甚。鋤者鑺者。杵而築。舂而貯者。奮千萬指力不怠。湖啓得大小石千數。築澎激岸。屑石屑土。柵以木。壓大方石其上。凡三埂。埂用工千。屹若城壁。已絕西南去水。而東北無去水路。議導焉。而有父老告。昔東城址有大壕。注湖水入城。洄洑小湖者三。與外溪水會龍津橋。揖州治。轉東南入江。可訪也。一訪而得。濠廣丈餘。居民侵室爲屋爲圃者半。不知幾歲月也。委曲諭侵塞家皆願如古界還官。今湖水入東津江。凡五里。一壕。漸淪而下。無礙者矣。又慮溪沙石日積久復爲湖害。思所以利以後者。乃囑監浚湖官。就畚湖土填堤。得屋地百餘丈。庀屋爲民居三十四。募賃。賃直度日得緡錢。委尉日積。三歲及千緡餘。用以浚溪。若湖涸亦浚。利遠而無窮也。夫水由地中。猶人血氣之運經絡。經絡塞則壅。耕則枯。聚而不散則潰。行而不安則逆。今水塞矣。無壅乎耗矣。無枯乎聚而不散。無潰乎行而不安。無逆乎經絡。病人水病國一也。湖之四病悉去。疏積年結狀之脈。暢一時清明之氣。鱗甲游而樂。士民善而泳。壽吾王

而福吾土有既乎。夫周資水也。我菁菁棫。芃芃士秀矣。千斯倉。萬斯箱。民皐矣。魯資水也。浴而歸。雩而舞。亦秀也。昌而熾。壽而富。亦皐也。嚴一同地。周非所擬。庶幾焉魯也。聞詩衰晚。假紱行且去。同志者來繼時。魯風盛矣。當有頌僖公者。然湖以放生名。要先頌聖壽。魯爲後。天子萬年。天子萬壽。一頌之。再頌之。又頌之。如崧嶽之三呼焉可也。淳熙十六年春三月二十有四日。朝奉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主管福建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馬大同書。

看經禳水患

竊見城外江流。正當欽婺二江之衝。每歲夏潦秋霖。江水暴漲。浸漫堤岸。漸沒屋舍。居民愁苦。深可憐憫。近閱陵嚴集。襄太守呂公希純。嘗命僧八十一員。轉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一卷。行願品一卷。回向二港龍王。一切龍神。由是二十一年不復有水患。呂公希純之疏。江公公望之跋。可驗不誣。聞詩痛念斯民之苦。既聞是事。敢不修設。再集勝緣。云云

右伏以罹水災於今日。哀此居民。稽故事於昔年。妙哉善果。守千里爲其上者。軫一念其能已乎。睠此小邦。衝夫二港。呂刺史之誠既驗。江諫議之跋猶存。粤惟後人。要踵前蹟。誦眞經八十一卷。得白龍宮。安戶口數千百家。免沈罨窳。況茲士少而甚瘠。而爾民貧而多艱。使安集而居。猶不能處。苟漂蕩而散。其何以堪。敢冀龍神。尚尊佛教。護法不忘於素願。救人常切於後援。消厥罰之常陰。俾霖倫之攸敘。江平巨浪。地

劉積沙。靡高下之爭陵。如兄弟之相遜。岸無爲谷。水常行於地中。民悉奠居。福自來於天上。謹疏。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嚴陵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編者 董棻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

F八七二平

邢